



袁了凡網鑑

三十三

宋欽宗高宗

南宋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8
17



文庫 11
D 258
17



010190561505

神田泉文庫

鼎鑿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三十二

欽宗皇帝諱桓徽宗長子也初封定王會金人入寇徽宗遂傳以位去立二十二年金人入寇逼之北行

紹興三十年金人入寇逼之北行

綱丙午靖康元年金天會四年○西遼正正月詔中外臣庶實封言得失

按史自金人犯遼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沮抑言者當時使言路與城門並開天下

國家豈有危亡之禍哉

綱金人入相濬州相魯二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渡河

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

斷橋纜金兵未得濟既而方平師潰奔還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權帥

兵二萬退保滑州今大名府滑縣聞方平潰亦棄師歸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敢

拒金人遂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

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庚午金師

取

南朝可謂無人

城門並開



灌

封

取滑州○綱以吳敏知樞密院事李稅同知院事

綱竄王黼于永州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未劾歸田里黼至雍丘盜殺之

綱遣人殺之

綱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帝聞黼不濟河即

下詔親征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為副使奉上皇東行以

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蔡攸童貫皆從行於是百官多潛遁辛巳上皇至鎮江

綱以李綱為東京留守李稅副之金幹離不既濟河宰執議請帝暫幸襄

以李綱為東京留守

守以救一城行營叅謀李綱曰道君皇帝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

頭留守以救一城

乎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

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籍其位號撫將士以抗

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

李綱莫能將兵否

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留守

李綱諫帝出幸

綱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留守之命復為帝力陳不

可出幸之意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

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令勿致疎虞

綱惶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環甲乘輿已駕

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

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

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來追何以禦之帝

感悟遂止禁衛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綱治守戰之且數日而畢

綱遣使督諸道兵入援

綱金幹離不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

金帛與之遣康王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及少宰張邦昌往為質綱時幹離不

軍抵汴城據牟駝岡聞城中有儲欲退師帝召群臣議之李邦彥等主割

六軍皆拜伏呼萬歲李綱治守戰之且

未

安危在此
一季

地請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棣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棣怯懦，誤國事也。不聽。」是夜，金人來攻宣澤門。李綱敗之，斬首百餘人。至旦始退。甲戌，命李棣使金軍，韓離不謂之曰：「今若議和，當輸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緞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稅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玉、內等偕來，索賂要質。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稅至，李邦彥勸帝從之。帝括借都城金銀，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

間

三鎮國之
屏蔽

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一依其言，以張邦彥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初，邦彥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彥乘筏渡河，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

張時泰曰

其甚也。李公之抱負也，當汴京受圍之日，親自請行，向使得遂，李希烈、韓退之之於王庭，委是也。冲圍未必不解，而康王未必為質矣。况和之云者，必勢均力敵，而後可一或勢有所偏重，則和終不可議矣。今韓離不圍京師，則其勢力之偏重於金也明矣。尚何以和為議哉？和曰：「議者金虜之詐也，苟如李公所論，則將不議而自和。况議乎哉？」李公之計不行於欽宗，而致國破君辱者，大乎人也。何尤。

金兵攻通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斬其將校十餘，殺其眾數千。何灌力戰而死。○金師退于孟陽。○金從康王之請，解圍退師。○馬忠敗金人于天順門外。○金騎大掠於城下，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金人敗之。金師遂收斂為一西路，稍通，援兵得達。

馬忠敗金
師

俟彼師

神師道師
師入援
天下稱焉
老神

金使拜跪
稍如禮

欽宗不遂
公之願

師道言婉
而直

神師道姚平仲諸道勤王兵至汴京金人稍北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
老神見帝言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
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宣撫使
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
輿入朝金使王洵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
也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使彼情歸扼而歎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厲義內有李綱之捍國外有師道之勤王皆徒敵云乎哉制挺以撻
許浩曰神師道師入援直備金營金人懼彼若稍北敏道窮但守半
敵境不能善歸之謀金豈無知之者其能久住而求以得志乎奈何欽
宗感於李邦彥之說一意求和雖有師道不能也顧以講和謀於師
道姚平仲直如此欽宗不悟良可惜矣及乎和卒未成又惑於姚平仲
子弟之謀輕師敗績雖有老神草措手足遂至稱姪割地括金入質以
和馴致金人再舉舉

漢宋以楊
時爲東漢
大夫兼侍
講謝表

以楊時爲
東漢大夫

虎豹自投
陷奔中

以楊時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曰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
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爲三路大帥棄軍逃歸
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不忠之戒自黃
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閣人覆軍之轍不可
復蹈疏上遂有是命○綱貶梁師成爲彰化節度副使尋賜死東張內歷
數其罪惡遂貶令開封吏護
送至貶所至八角鎮監設之
姚平仲帥師襲金營不克而逃金人復圍京師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
而金人需求不已曰肆屠戮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
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
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奔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
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壁勿
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然之約

綱五

綱五

綱五

曰舉事姚平仲慮功名獨歸神氏因以士不得速戰為言帝以語綱綱主其議帝曰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第師中至平仲請先期擊之遂師步騎萬人夜斫敵營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金師復圍汴城李綱帥諸將出封丘門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之金人少却神臂弓射三百步能洞札最為利器

鑑金幹離不使王洎來詰責違誓用兵之故且更召他王為質時金責違誓張邦昌

鑑金人少却能洞札最為利器因罷李綱以謝金人發親征行營司

鑑當時亦無可恃者而金人亦何所憚哉當時亦無可恃者而金人亦何所憚哉

鑑宇文虛中如金師帝欲遣人奉使辨切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鑑太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上書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之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楊瓌登聞

李綱身任天下之重李綱社稷之臣

康王不為動罷李綱以謝金人

鼓誼呼動地帝恐生變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眾皆奮躍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神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眾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筆鼓喏而散前書陳東上書請誅蔡京六人此書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則庶乎可以得好

陳東得好惡之正除元祐党

鑑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追封范仲淹魏國公贈司馬光太師

鑑廢死囚宮觀可以與民者疑宋以場時為國子監祭酒謝表

鑑以揚時為國子祭酒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乞用李綱吳敏

鑑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

鑑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

鑑張時泰曰上書除元祐党籍學術之禁可以崇正學次書以苑囿宮觀與民可以裕民心至是書揚時為國子祭酒可以定國論是三者實救時之急務也

鑑金幹離不使王洎來更以肅王樞為質於金康王構還

鑑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界金人金幹離不退師北去京師解圍乙

三者救時之急務

國子祭酒諸生忠於朝廷

三鎮昇金人

已幹難不既得三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北去肅
王從之京師解嚴解嚴不治裝也類師謂解嚴無嚴也種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
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
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浪子宰相

綱李邦彥免綱邦彥無所建明惟與印時中張邦昌等阿順趨諂而已都
人目為浪子宰相至是陳東上書請斥之遂免○綱姚古種師中折彥質
等帥師入援詔古等追送金師古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而幹
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送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將士踴躍而去
綱種師道罷綱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咸信服之不
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
軍帝不老趙克國而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
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

師道名將

老將收功

師道名將

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
師擊之帝亦不聽

綱師道為特名將華夷著稱而金人素所忌憚者也當國步艱難之
時無故而奔名將適足以壯敵人之志而自促其敗也

綱南朝曰種師自世衡立功威動秦夏諸子古等俱有將才至其孫師
成之常用也特恐其戰勝攻取結怨於金而不遂一時苟安之志故託
言其老以罷之耳

金粘沒喝入威勝軍今沁州隆德府今潞州遂次于澤州先是粘沒喝攻太
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遂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
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國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
日而陷守臣張確死之

張確死節

此處所以
矣無人

富氏中曰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守京城而不知守關河之險此處
所以嘆無人也

綱治開邊罪貶蔡京等爵有差以陳東之言也時○綱梁方平伏誅

綱以童貫為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自初太上前童貫高俅等以兵扈

李樞密識
時達叔

徐如仁言
不當矣三
鎮
革整當以
漸

從道路籍籍言軍等為變朝議以書召往圖之李綱曰使軍所圖果成震
驚太上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劔南一道陛下
將何以處之莫若罷出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廣義

分註載李樞密之言可謂識時達權者也欽未從之亦為當時之
度惜乎行之不勇決耳

綱以徐康仁為太宰唐恪為中書侍郎何栗為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
密院事帝召康仁問割三鎮是否康仁言不當棄與栗敏議合敏薦處
任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宜和問事恪言于帝曰革弊當以漸宜
擇今日之所急者知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忿豈
不傷太上之心哉康仁復黃觀之徒既從嵐斤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
後自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曰卿論甚善為朕作詔書
以此意布告在位廣義唐恪一人若可以傾否矣然而否終不能傾者以
綱詔神師屯滑州姚古神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韓

帝

大臣立詔
李統李鄭鄭等之等其太原中山河
兩鎮固守
不下

不至北鄙而還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收
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李邦茂奉使許也
而三省令護送出之韓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
兵以逼之韓離不遂出境

綱詔李綱迎道君皇帝于南京綱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于鎮江人情

危駭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栗敏李綱或慮太

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

請陛下早還京師願回鑾時宜有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

感悟出王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

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廣義

嗚呼李公善處激飲父子其即韓魏公之高致也千古令人景仰
不亦偉哉

鑑籍朱勛家田至三十萬○鑑貶蔡京為崇信軍今安德節度副使

出王帶金
魚象簡賜
綱

李綱調和
父子間
李公善處
父子
即當魏公
之高致
千古令人
景仰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七

綱四月太上皇至京師居於龍德宮回太上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

欲屏太上左右重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

推之可至於棄雍自誠明推之可至於棄雍自疑闇推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棄雍

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

士民伏闕者乙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新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因求去帝不允

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因求去帝不允綱立子謀為皇太子

置置春秋博士綱復以詩賦取士禁用雜老及王安石字說

召河南尹焯至京賜號和靖處士遣還焯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

應舉發策語不善焯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語頤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焯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

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

戶士大夫宗仰之神師道薦焯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遣還戶部尚

書梅執禮侍郎邵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焯言動可以師去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

周靜軒曰焯窮居樂道不求聞達而所學得乎伊洛之真傳誠一代

帝皆不應意隱居求志固君子之本心率賢而先乃人君之盛事詩曰

濟七多士文王以寧直衰亂之時正用賢之日而反弃賢者其不足與

有為明矣拋事直書深訊之冊

綱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朝廷國子祭酒楊時致仕綱時上言

蔡京竊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

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京加以至爵配享孔子廟

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

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

符契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

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是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

安石挾管商之術

可馬光言

合符契

楊時諫

王安石配享

享

天下之理

擬宋尹焯

不復應進

所學得伊

所學得伊

所學得伊

所學得伊

所學得伊

所學得伊

所學得伊

所學得伊

所學得伊

所學得伊

所學得伊

所學得伊

所學得伊

所學得伊

所學得伊

論列皆切
於世道
論三鎮不
可并

安石方世
有夫其是非獨揚時上章極論深切時宜非以道事君者安能若是耶
欽其知其失富碎其遺像股諸水火夫何南黜配享之禮降居從祀
之列謂

種師中死
節

種師中死
節

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時言群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
夫馮漸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
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
周靜軒曰安石創立新法以塗炭天下之民偽作三經以簧惑天下之
有夫其是非獨揚時上章極論深切時宜非以道事君者安能若是耶
欽其知其失富碎其遺像股諸水火夫何南黜配享之禮降居從祀
之列謂
詔種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于殺熊嶺敗績死之古軍潰
歸太原圍不解詔種師中由井陘道出師與姚古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
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還雲中留兵分就蓄牧規者
以為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
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受此為罪即日辦嚴約姚古張顯俱
進賞犒之物百不暇從行五月辛未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活女所

乎中

師中為時
名將

雀鷓鴣誅
安石無

此無異論
之效
天下安於
泰山
重祭為紹
亦之論

襲五戰二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古將焦安節安傳粘沒喝
行至古眾驚潰古與顯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知之悉眾攻右軍右
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
人而賞資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纔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
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
綱六月詔諫官極論闕失右正言雀鷓鴣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
自京東出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馮漸音駭
近入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漸尚敢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已之
人者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
祖宗選敦直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
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王紹述
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則公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私竭困矣。紹述造士而人才衰弊矣。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漸與東同者也。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靈破害即頭斬之以謝天

丁南湖曰史稱崔鵬氣節侶其果信矣乎。隲於徽宗之初力辨司馬。兩疏足以挽兩朝之亂矣。惜乎言不錄而用不竟可為志士一太息云。

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太原圍急。南仲等請割三鎮以賂金。綱言祖宗之地不可棄。帝從綱議。欲遣將援太原。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劉韜副之。後韜兵先進。凡九戰皆捷。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拜辭不許。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緣是以去。公則都人無辭。

李綱任以為愛
祖宗之地不可棄
李綱劉韜援太原

其許物復書杜郵
唐兼度封晉國公身係李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

察欲忠以全君臣之義

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頭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動。自陸辭。又為上道唐恪。聶昌之奸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周靜軒曰綱道老將而召遣李綱書生而任代。則其時事重。刺亦可見矣。豈非然之黨。有以明濟之乎。

王敬所曰徽宗出奔。欽宗垂死。倫息。單翼輸。而幸命人之去。其為困。衡徵。發也。既出。而君臣相安。不復言敵。好臣復說。國柄而以兩河之遺。布置李綱。綱必全非也。兩河忠義。可以招。其不發。不逾。固宜哉。當是時。出幸之計。未安。以係天下之心。而固守河險。以阻長驅。之勢。厚集淮楚。以協必勝之。心。命人出天下之。心。而固守河險。以阻長驅。之勢。厚集淮楚。以協必勝之。天下勝負之數。尚未可知。而欽宗一委之耿南仲。何注。以消和氣。嗟。及掩面流涕。其可悲哉。宋之不遂。亡者幸也。

公輔陳
言生不知

公輔左司諫陳公輔監合州酒稅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為李綱之黨
公輔因自列且辭位復陳三事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
大臣所陷後必敗事時寧忌其言故貶之

南湖曰臣之體雖矣宋為左司諫事高宗為右司諫史氏稱其得諫
不尚程頤之學此則白壁微瑕矣

七月庚子蔡京于澶州在瓊州府城西行至潭州死東天資凶議舞智御人竭四

宋史斷曰蔡京之黨當京於潭州和豐亭豫大之日蔡京之斬當斬於潭

宋史斷曰蔡京之黨當京於潭州和豐亭豫大之日蔡京之斬當斬於潭

宋史斷曰蔡京之黨當京於潭州和豐亭豫大之日蔡京之斬當斬於潭

以寸紙能
諸路兵

綱率綱至懷州諸軍潰于太原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脩整器甲之
蜀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
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
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去且以軍法
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

既克敗畢
力并禦

綱八月復以神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綱許翰罷翰主用兵而
果敏耿南仲欲和論議不合綱九月金粘沒喝入太原執張孝純以歸
既而釋副都總管王重等死之王重負原廟中太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
克戩畢力捍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明君以務
李為急

綱率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胡安國于遠州初安國被召入對言明君以

聖學以正
心為要
卿識胡安
國否

李綱勇於
報國

安國封還
詞頭

起怪細微

劉靖明作
君臣之義

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語甚剴切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間於帝
帝不為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
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汚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
人及李綱罷知揚州劉珪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珪為綱
遊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言事耿南仲大怒遂出知通州
或曰事之小者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
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

綱金幹離不陷真定都鈐轄劉靖明死之綱音自帥師及金幹離不戰于
井陘敗績幹離不遂入天威軍犯真定靖明率眾書夜搏戰久之城陷靖明
戰麾下稍稍散亡靖明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挺刃欲奪門出
不果自縊死靖明書曰死之予全節也金人之犯真定也靖明率眾搏戰力
明於君臣之大義者較諸倫
生迎降之徒豈可同日語哉

十月罷御史中丞呂好問自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
伴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
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
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
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閱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好問請美
以忠義
好問請勤
王以衛京
城

三鎮國之
根本
河北皆
赤子
三鎮必守
而不可
棄

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曰棄之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
皆吾赤子棄也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曰善

周靜軒曰三鎮和之藩屏乃必守而不可棄者苟棄三鎮則宋以險要
哉直書曰詔議
深訊之也

遣種師道罷以范訥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師道未至太原而城已陷乃
巡邊次河陽遇王侁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

怯召還而卒。十一月金兵渡河，西京留守王襄棄城走降于金。

詔康王構復如金師。王雲固請至磁州，守臣宋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逼，復去何益？願王勿行，會康王出謁。」

應神祠副使王雲在後，民遮道諫，王曰：「肅王已為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

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先奉使過相，勸兩郡撤近城，民怨之，真姦也。執

雲殺之，會金遊奕日至城下，探伺敵動靜之人，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

孝亟以帛書請王如相，部兵以迎於河上，王行至相，勞伯孝曰：「他日見上

當首以京兆為公，由是受知，初相州湯陰人，縣微，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

學，尤好左氏春秋，孫果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宣撫真

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王以為承信郎。

丁南湖曰：是時康王之去，留相在頃刻間，其去則北宋遂絕，留則南宋

孫傳使成忠郎郭東選六甲正兵以禦金人。孫傳訪得郭東言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主，將謀

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果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王以為承信郎。

欽太平直

去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無間能者，但擇年命合六。○金軍圍之，師遣子

河上。○金軍離不使楊天吉來議疆界，詔耿南仲如幹離不軍，請昌如

河北粘沒喝軍許以兩河界之，昌為絳民所殺，南仲至衛，遂奔相州。

○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等死之。安國一門無噍類，慕僚林淵等不

○金軍離不之師次于京城下，時援兵皆為唐恪、耿南仲遣還，無一人至

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而已。○金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帥師入

衛，詔康王構復如金師，求成，金人不許。

○金粘沒喝之師次于京城下。○金馮澥曹輔如金師求成，金人不許。

○詔康王構為河北兵馬大元帥，帥師入衛。特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

乃天意也，乞拜為大元帥，俾帥師入衛，從之。帝令募死士，遣持蠟詔如相

州，於頂髮中出詔，于讀之，嗚咽，軍民感動。

○金人攻通津，宣化門何棗趣郭東出師，東敗而遁。金師遂登城，城陷，帝

霍安國死

叔夜乞無衣力

不用神師
道言以至

尚書真知
軍情

聞之勸哭曰不用神師道言臨河要擊之言以至於此衛士長將軍率其眾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呂好問警曉之曰若屬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軍誅服曰尚書真知軍情摩其徒退何果欲親帥都民巷戰金人宣議和退師乃止自命何果如金師請平粘沒喝幹離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東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上皇欲飲藥為范瑒所奪必欲之出朕當親往十一月辛酉帝如青城粘沒喝軍奉表請降留二宿乃還

更臣斷曰

金人自陷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言李邦彥吳玠耿南仲唐恪皆墮其計獨何鼎孫傳以爲地不可割然初無別策可以濟難城破乃反傾意講和夫不信于造謀之始而信於破城之後

康王入衛
次東平
宗澤欲水
渡河
望長河當
沉河

康王構帥師入衛次于東平名宗澤復水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有蠟詔至云金人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宗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欺我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

次第進壘以鮮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祗宗地尺
寸不可爭
人

帝至自金營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界金自帝還宮士庶及太學士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一十萬錠銀二十萬錠帛一十萬匹於是大括金銀以陳過庭等為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界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使珣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勸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奸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交死之

范致虛會
師入援

范致虛會師入援至鄧州師潰自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於宗印宗

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

周靜軒曰劉韜死義表無疑然何以不書死之而書自經洵名責實

喻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之言至今稟稟猶有生氣沐浴更衣酌酒自縊何從容也故特書自經于金軍以著其死節之實若曰韜之忠義為

而自服虜不能害

丁南湖曰李若水嘗主奉駕出城亦在誤國之數劉韜教為童貫所知

宗澤敗金人于衛州

綱副元帥宗澤敗金人于衛州。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

遂以書勸康王邀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諸道總管趙野范訥雷榘合兵

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昌度所將寡不深入不

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

今日死中

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

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許敵眾

金人夜得

十倍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營

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懼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人過大河

襲擊敗之。澤太學生徐榘上書乞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

二月道君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諸妃諸王公主駙馬都尉如金師及

六宮有位號者皆從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時帝如青城都

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留之不遣其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金

主不許竟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

更臣斷曰國君死社稷乃天地之常經也然此義當責諸宗於如青城

出奔庶可恢復占之人有行之者周太王衛文公是也都城既破社稷

已亡乃與后妃諸王同如青城將欲何之若以為求免於禍則晉之

能鑒此乃欲臣事虜庭草間求活不亦愚乎

綱皇后太子如金師孫傅從之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陳如質程稔給事

中安秩死之時吳玠莫傳督脇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曰吾為太子傅

孫傅從大

子如金

大人以身殉國

當同死生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俱行傳寓皇城司其子來省叱之曰使汝勿來而竟來耶吾已分死國揮使速去子亦泣曰大人以身殉國兒尚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方止傳金守門者曰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命綱康王構率師次于濟州國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徵齎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岳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

大王居外天授

復嗣君以安四方

太子金人執置軍中精汝嘯召張叔夜論之曰孫傳不亡異姓已殺之公之存亡今日之爭有死而已金人義之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避入太學不書名御史馬伸果給約秦檜兵為議狀於金師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鼎當上皇時靈國害政以致社稷頃危金人怒執檜去

乘凡曰宋名臣言行錄載虜議立異姓馬伸言於衆曰吾曹職為仲屬崇呼堂吏連名書之檜既為臺長則當列於首以呈檜檜抗豫伸率同僚合辭力請檜不得已始書名伸遣人疾馳以達酋虜及檜還自虜揚言已功以收富貴伸之子孫漂泊閩中有甥何瑛得其元稿上之檜大怒誣以他罪萬領外未幾檜死其家訟冤詔復瑛官伸之忠績始白則檜之奸狀益著矣

三月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宣贊舍人吳革死之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閣門舍人吳革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子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

風霾日暈
无光

人捕革併其子皆殺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果

拜奠傳范瑗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

丁南湖曰傳范瑗乃彼理黨執之勝以從逆革罵不絕口引脰受刃顏色

不變蓋以博慨之志而得從容之狀其優於死節諸臣多矣

金幹離不以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如

康王夫人邢氏等北去張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眾慟哭有什絕者

四月金粘沒喝自汴北還帝及皇后太子如金庚申粘沒喝退師以皇

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鼎孫傅張叔夜司馬朴秦檜等北還公私上下皆

空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即提軍欲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

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宋子曰滿康排正論者耿南仲張淵二人之力為多和黨尚留邦說尚

始終以和字愚宋家始終以和字愚宋家

陳四明曰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為宋計者宜為遠謀而乃上下迥爾

相慶以為無復可虞於是迎上皇於東南散西兵於閩陝勒王之師

歸諸道堅守之詔徧告四方忽李綱種師道之言曾不數月再致金師

人原真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

五月張邦昌尊奉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遣使

奉迎康王構于濟州先是呂好問謂張邦昌曰相公真欲立和抑姑塞敵

也故昔太祖欲西都於洛而為余靖所沮以今觀之太祖之開基神謀非

仲亦不能為非特其才愧於余靖亦以和都汴不若唐都洛山河固

大抵有天下國家者德力險三者相和而不可相無也故漢力強矣

已好問諸
迎康王

馬紳他持
以性

天八皆婦
康王

騎虎者毋
不得下

意而徐為之圖耶。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直兵威耳。女直若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又曰：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復保全。會御史馬紳具書請邦昌速迎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紳獨持以往，極陳順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癸卯，邦昌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請康王好問，又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耶？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迎。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文宣帝崩，隋文權總百發，后謂曰：騎所宜孰慮。他日登齊，悔已無及。圖後悔噬臍，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王不許，以書諭宗澤等曰：邦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不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

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弔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王然之。戊辰，邦昌上太后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

丁南湖曰：呂好問倡義立孟后，迎康王，其於北宋之終南宋之始，可謂規其後，其心有足亮也。按好問為希哲之子，祖謙之祖，若受偽命，則辱其父而愧其孫，考多矣。

○北宋總論

論太祖

顧祖淵曰：宋太祖當周末造，中外忻戴，大志果遂。定鼎陳橋，議者比之朱全忠石敬瑭。然香孩兒營，兆其瑞，面方耳大，神其相，紫雲黑龍顯其異。日光摩盞著其祥，則天命已有歸矣。天下大器，豈徒可以聲音笑貌得之耶？及其即位，一洗當時之陋習，而更張之親賢，孔顏又臣，知州武臣亦令讀書宿儒處以翰苑，而臣庶始貴文學矣。樽酒片言，兵權盡釋，如制嬰兒。源流至論，樽酒片言，兵權盡釋，如制嬰兒。而藩鎮專權之弊革矣。服幹罹

之衣碎七寶之器戒翠繡之飾而儉素之風敦矣其他命課農桑急民
事也大辟覆奏重民命也褒贈韓通旌忠義也喪帽之賜恤將士也犯
法有劔蕭紀綱也推心置腹浪猜忌也覆試貢士求直才也去印起像
惡好殺也親臨講武嚴武備也千金購書崇文學也炙艾分痛親骨肉
也洞開重門悟心學也遵母后之教而挈天下于龍行虎步之第帝言
龍行虎步他日堯舜公天下之心也命將而曰毋得暴掠生民成湯弔
必為太平天子必為太平天子遣使賑貸于諸州武王散財發粟之心也故能斬艾蓬
蒿至論昔我祖皇帝削險阻以定天下克澤潞取李克淮南李重
克荆南高繼克湖南李洪平蜀張銳服越王取唐李逆腸
叛膽消縮順嚮李洪水策太祖皇帝先削禍亂臣卧榻之側驅他人之軒
睡而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曹學學記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
見清可謂救生靈塗炭之苦車叔季兵戈之禍矣孰謂太祖而非聰

明神武不殺者哉中氏曰不惟救生天塗炭之苦亦可車叔季兵戈
大宋沈謀更斷儉勤自勵親征太原北漢混一版圖喜於讀書而曰開
卷有益讀前代史而不令宦官預政立崇文之院封文憲之後封孔納
直諫之疏禁寺觀之置賑江南之饑申戒諭之辭重循吏之選餞賊吏
之誅重希夷之清隱嘉種放之高節因岐瀆之敗而推誠悔過因賀令
圍父子而齟齬給復因彗星之見而避殿減膳因旱蝗之變而欲自焚
答譴故其致治之美駕軼前王四海誦德聲垂天地熙熙然與群臣賞
花賦詩而以天下之樂為樂雖觀燈乾元有自滿之意朕躬覽庶政萬
天之聖或而述其所為亦無忝於太平天子庶幾有道仁聖之主矣惜
其改號更名改名怒姪德昭自殺貶弟於房州皇后不成服帝關主皇后於
無以解燭影斧聲之疑於後世耳繼東鎖閣繼忠愛立其東求直
言蠲通直釋繫囚頒九經汰冗吏動無過舉足為繼世之賢君厚德之

初蛇豕肆毒大羊相挺源流颶風逝電發波騰以入寇窟淵邊書告
 急頭項驚怖全軀保妻子之臣倡為幸蜀幸江南之策王欽若請幸金
 幸寇相公獨立赤幟親扶日轂確然不搖又曰親扶日轂屹然山立
 卒使虜人幾無飲酒軒睡以禦之后山叢談澶淵之役使公獨立亦
 死馬隻輪之還相公飲酒笑唱曲子矣使人候準曰
 矣而使不敢窺邊者三十九年事行錄真宋親征自是不君臣恬然不
 以掛於口而慮於心陳亮曰自北方撤兵君臣不以不可謂功之細
 也噫使來公之策盡行則將使孤旌不返隻騎無還而可保百年無事
 矣甘心歸幣宋人納幣而誓盟城下其帝之自貶巨寇與邊塵甫靖後
 志旋萌黠卒之說興而天書之事起西祀東封魏野上王旦詩云了迄無
 寧日而王清昭應會靈景靈紛然繼作不曰獻天書於朝元殿則曰刻
 天書於寶符閣不曰以方士王中正為武衛將軍則曰贈道士張正隨
 也天師號真靜先生不曰聖祖降于延恩殿則曰大會羣道于天安殿張

詔上天以欺天下後世而五鬼之徒王欽若下謂陳彭年劉永謀存校
 舌以事逢迎且賢如王旦而甘受美珠以為之使所謂同浴不惡裸裎
 者也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而群臣爭奏野雕山鹿之祥欲得天下
 好而寇老不召欲得天下寧而眼丁不拔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
 老是以民造訛言京師民訛天降災異慧出北斗而太祖艱難
 之業蕩然為之一空矣○仁宗即位始焉恩出太后太后繼焉政出
 大臣宋徽宗頃者恩出大臣吊東朝順父出母致帝蹈漢唐之失德且又
 逐貶諫官以鉗天下之口論孔道致天下齟齬舌不敢議朝政蔡襄四
 賢范仲淹余靖歐陽脩尹洙一不肖高若之詩要非盛世之所宜聞者自親政以來
 率多善政觀後苑之麥減畿內之稅因月蝕而放宮人因大旱而求直
 言瑞豐年而却草木之異念民疫而出通天之犀精心密禱以應天變
 寬恤民力以憫人窮置寬恤中夜忍一羊之費燕私服浣濯之衣絕苑

字彙 精選也

凡例 監前 宋次宗 三十一

論其宗

圍之好謹大辟之刑慎兵革之用其敬天勤民之意昭然可見尤足多者慶曆之際眾賢援茅以進小范老子王西事鐵面御史專彈劾黑王相公在樞密閣羅包老任要府天下異人宰端揆鄭公當善北使之職却獻納魏公琦寒西賊之膽歐陽變時文之恠特善文復古體武襄青成廣南之功高平廉南濟濟然相與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唐楊以共培四十二年仁澤是以遠人請盟夏人納款中國莫安有倚泰山坐平原之勢孫雪寒文集方在祖之時中國莫安有倚泰山坐平原蓋社稷長遠終必頽之者也蘇軾故其棄群臣之日天下聞之跽祭巷哭感動欬歔會南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嗚呼休哉○仁宗無嗣權濮王子宋實於眾入之中升為天子皇太后權同聽政群小讒間兩宮成隙賴呂誨韓琦諸公母子如初撤簾之後政自已出優禮大臣愛民好儒臨政必問古治所宜凡有裁決皆出群臣意表無所言議施為而天

面

新參 指王安石

司馬光問呂 誨今日所言何事 誨曰神中 彈文乃新參 也見熙寧二 年

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雖嗣服不長足稱良主○神宗繼之惟儉惟勤勵精求治使能用賢遠奸則大有為之業可跂足而就者奈何以不曉事之王安石司馬光曰安石但越次入對而使新參得志乎美嘗觀之自古君臣如帝與安石相知極少安石求去帝曰何苦而安石強辯堅志劉元城以八字斷王介甫之驕蹇慢上安石以王敦之相物李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懷少正卯盧祀之奸行管夷吾商鞅之術而紛更新法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驅逐異己范鎮諸人罷而老成人不惜矣宋敏求諸人罷而熙寧三舍人逐矣程顥諸人罷而臺諫為之一空矣罷程顥李常等數表表善良一舉網盡綱而其所用者笑罵之鄧綰日之問臺諫一空傳法之沙門護法之善神斯僕之王珪家奴之薛向瓜牙之李定鷹犬之張商英庸詞言王珪曲事王安石無異助為安石牙爪張商英相之陳升之升之善附會初附安石及拜相紛紜

九國監甫

宋次宗三十一

司

見熙寧三年

雜襲明奸比黨以較聰明致天下嗷嗷人上平安石詩曰前苗後法若
蝮螳之啾唧張九農者歎於畝畝商者歎於道路韓琦而民情愁苦僅
達於鄭俠之圖帝方曰安石為今之古人而不察其誤蒼生亂天下之
禍也且又妄開邊釁動于戈兵連於交趾沈起受吉於安石一怨結
於西夏命宦者李憲聽欲取姑予之計割七百里之地以昇遼人俾甲
兵鈍弊國勢離落謀國之效茫如捕風東坡誰之過與噫至是而安石
之術左矣福建子之書梅之何及吾以是知惠卿等誤安石安石
誤帝而帝誤萬姓也偏聽則生奸獨任則成亂傅曰梅所生孰謂壞亂
天下者而非帝耶帝怒蚘王曰○番集幼冲高后以女中堯舜聖籙
高后臨朝人而天下引領拭目以觀新治綱后乃召用故老名臣若用
號女中堯舜而天下引領拭目以觀新治綱后乃召用故老名臣若用
馬光盡行仁集之政趙王戒其臣曰南朝所用者皆正人程頤范所點
者皆好黨章惇蔡所革者皆舊政龍青所建者皆良法置訴理所○

舉經明行脩之士立十六科舉士之類雖以吊惠卿之斗筭穿窬者法○脩定學制○傳六禮立皇后之類雖以
日惠卿以斗筭之才穿窬之智亦自知無所容而懇求散地惠卿見正人彙進知百姓
見活如出九泉親曰目可謂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矣范祖
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所惜者眾賢相阮有洛黨光庭等為輔蜀黨蘇軾為
等為相黨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之名而小人得以窺其隙又惜公者
木防等不能監陳竇五王之禍常安民貽公者書勸以去而欲為調停
以靖小人焉豈知新法之蠹未去陳蕃竇武五王事而欲為調停
官家者乎由是別用一番人以尋舊轍君子方欲以元祐為元嘉而不
知紹聖又轉而為熙寧矣躬親庶政無寸善可記而二蔡二惇之徒下天
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譏簞捐閔紐戲弄樞機李湛水紛然希進者皆倡為紹述之
論由是輕變九年已行之法權任累感不用之人蘇轍諫陛下聖變
累感不用之人懷私怨而任四凶以報仇怨黃履蔡確章惇即怨謂之
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

無一得免者

廢賢后而壞名節甚至幾以老奸擅國之語陰氏軍仁高

而誣欲廢之世道荆棘天下茅蓋端人正士雨露洗滌安道此等

劉學子孫使朽骨啣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君子何辜罹此荼毒

不善之積以至絕嗣雖繼以賢者猶懼不能蓋前愆而况以徽宗嗣之

乎○初立之際用賢葉夫使去奸放章君心未盡君心未盡召用蔡京蔡京佞

臣獻愛莫助圖而重貽天下之憂呼廢新不可以撻兵渙泥不可以膠

物子書小人而可以理天下哉求固小人之尤也皇父卿士詩則所用

者盡皇父尹氏太師則所引者皆尹氏由是鼠奴狗類摩肩疊迹交

結構富集蠅聯聯文集而牢不可拔帝欲述父兄之志東等咸

以奸邪投之而蒙蔽日深一惑於報復則貶黨人籍黨人刺黨人而斷

喪元氣不恤矣一惑於玩好則朱勳領花石綱搜嚴剔以求木石散

然薰灼而東南有小朝廷矣史郡守多出其門時謂東南小朝廷一惑

於方士則魏漢津與事李良之說漢津自云吾蜀師而定新樂鑄九鼎

矣一惑於神仙則置道階天神降詔百官作天真靈素據高坐而受冊

為教王道君矣一惑於侈樂則有萬壽山之作而亭臺樓觀不可勝記

矣一惑於土木則有延福宮之作而豐巖華楹奇構高若華殿奇構

以美觀矣一惑於邊功而得志於西羌則謂遼亦可圖而李良嗣來

浮海通女直矣一惑於聚斂則收免夫錢收經制錢括田於京東西路

剝膚椎髓盈饜溪壑劉漢湖而民皆始毒飲痛窮而無告矣一樂於遊

行則幸王輔第幸蔡東第主婦上壽稚子牽衣酣飲無節幸輔因飲大

而損威傷重不顧矣古曰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帝之謂也故狐則升御

場也京師則大水也婦則生髭也男則孕子也黑青則見於禁中也而

危證薦臻壞形曾出矣文集方蟻則起於睦州也宋江則起於淮南也

張仙則起於山東也高托山則起於河北也而蟻聚蜂屯弄兵潢池矣

浪子宰相李
邦彥也見諸
源元年
寢

法

敗亡之兆近在目前而且交女直之隣壞兄弟之國竭天下之財以北
征僅得七空城金人來歸燕涿易而加竊進封以為得計也外通金虜
而內納張鼓既納鼓矣而又嚮首於金何怪於郭藥師為鄉導而金虜
圍大原哉善乎陳東之書曰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
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結怨於遼金正有昏君下有六
賊沙漠羈魂自取之耳○欽宗在當板蕩身值式微南朝無人胡馬分
牧掠吾土毛李洪水議兵策援腥我天地范文正公答元昊書云蠶食
張吻鯨吞鼓頤王黃州書城碑以大肆需索僅惟李綱有
為國之謀而罷之以謝金人浪子宰相當國力主和議夫耕不食如蠶
不裳韓愈平走騎如龍行車若水右以供金人之求比屋揭腹指批體
自衛無策曾未及一夕安而起視四境虜色揮戈犯我闕矣金復分猶
不知備而罷四方勤王之兵以獨坐窮山其所以為退敵之計者不過

曰六甲兵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天闕大將郭京能施以效兒戲而已鋒
鏑霜雪中原毒痛若卵就壓振振業業此臣死君君死社稷之時也乃
今日割三鎮明日割兩河後日上降表以屈志買和歐陽脩論屈志買
抑孰知金人之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猱也胡非我族類陰狡叵
頗測欲以結其歡而寢其侮其可得乎卒之衣冠黔首為肉為血胡致
陵廟荒圯上宇日燬帝復如青城其車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帝座傾大文布座甚傾車駕
衣冠黔首為肉為血帝復如青城其車曰若出必而日射晚霞初徽宗有詩云日射晚霞異姓立金人議立異姓
帝而懷慙再耻為萬古之羞原其所自皆朝廷為奸臣所誤以至於此
奸臣而誤至此故帝亦曰宰相誤我父子噫乘人豎良食人肥鮮
楚狂而顧乃召寇以亡國一時執政者雖擢髮何以數其罪雖斷脰項
决腹戰風何以償其愆哉

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大方綱鑑補卷之三十二終

綱鑑補

十一

鼎鑄趙田了九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三十三

○南宋紀 附金紀

高宗皇帝

諱熈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宗止符遂即位南京遷都臨安號南宋在位三十六年崩壽八十一○帝僅能中興然無撥亂之才惑于佞臣秦檜等和議之誤雖有李綱張浚為之相張韓劉岳為之將不能復尺寸之地○卿臣奉貢忘不共戴天之誓而剛果不足故也

鑑丁未建炎元年即靖康二年夏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應天府大赦改元建

炎先是皇后降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

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費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

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宣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

乃天意天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

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朱勝非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

尤便請幸之以圖大事王遂決意趨應天府庚辰王發濟州癸未至應天

敷天左袒

城中火光屬天
藝祖興王之地

綱鑑補

宋高宗三十二年

邦昌來見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是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慟哭遂謝二帝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按鶴林玉露雜景綸曰建炎之詔事

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

劉永新曰

康王前嘗為質于金營而宋使姚平仲劫營金疑其非親王且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却還之泊宋復遣王奉使講解而為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統蓋天留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并俘以此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于宇內非獨資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灰復燃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絕矣苗裔蔓衍猶得以保其姓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師故朱溫入洛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沉于九曲池漢王等數百人一夜同坑於龍興寺女直取宋而惟康王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舉宗止遷卒見屠于完顏亮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也樂其易防制也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於周漢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觀於周漢可見矣有天下者為其子孫計可不以此為求鑑乎抑宋統之幸不絕而天留康王以續之何也曰汴宋二百年仁如慶曆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熙豐崇宣之日少其不仁也民怨之其仁也天者得於民而已矣善得

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高宗即位之初而用非其人則其物敗蓋可見矣

丁南湖曰

南宋姦臣列傳以潛善與伯彥為首而伯彥之罪皆附於潛善之名下蓋以潛善正惡也予獨恨金人入寇二姦豈不以聞而致社稷之南遷此所以為姦之首矣奈何高宗始終誤愛卒使二姦之保全也噫

綱 上情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綱** 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遂尊章氏為宣和皇后。遂立夫人邢氏為皇后。

劉時舉曰

前世嘗推母后之禍而我朝高曹孟之賢獨享母后之福意然亦祖宗脩身齊家之效也

綱 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今安慶府郡王。丑日一赴都堂奏決大事。目詔邦昌如左博故事又加太傅。

周德恭曰

邦昌僭逆法當誅討反加王爵果何以服天下乎高宗謀國乖刺至此雖欲恢復其可得哉

綱 取兩仲免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先是綱再貶寧江。今江州軍。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即帥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撥

撥
宋以李綱為尚書右僕射謝興衰撥亂之主

宋朝獨享母后之福
齊家之效
邦昌如左博故事

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撻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為法

書 敬宗即位即召李綱而群小不能或高宗之明故能致其興復然則為賢人君子之有益于人國也如此

王敬所曰宋之失刑未有如此之甚者屈意和書不能乘時正其僭止識者知其不能有所為此李綱所以有英哲之勸也依違不斷使金人測其淺深僅得一李綱輒以其廢用餌金人無怪乎播越海隅偏安最爾爾錄目為小朝拜其端北於此矣悲夫

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時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請應天帝勞之曰宗社復全卿之力也後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正宜含垢纒以王法懼者眾矣綱乃止

書法 好問雖賢常受刑書然命觀其答李綱之言要亦為已之說耳君

君子可不慎終于始

脩正宣仁皇后事迹

論靖康主和誤國罪安置李邦彥宗政蔡懋李稅耿南仲等于遠州詔脩正宣仁皇后事迹追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等官

擄亂反正

復用至誣以廢立之法慮元祐之人

宏綱

劉時舉曰張敬夫謂此乃擄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蓋我朝

元祐開炎

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待靖康而後見當京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任人耳目又何以開炎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

郝仲連不

金人陷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州自至是婁宿以重兵壓河中權府事

屈而死

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

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皆不屈而死以宗澤知襄陽府自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

以蠟書募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蠟書募康中所以蠟書募圍募河北兵應募

河北兵

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之聲振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

張所聲振

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奸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

河東河北

天下根本

天下根本

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奸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

張所言也
京五利

中興良節

張所刻于
左石御寇

李綱忠義
智略
李綱十事

入骨髓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其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曰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奸邪不可用潛善引去帝留之乃貶所

張時泰曰抑觀張所陳還京五利而不欲南渡者其識見高遠自李寇夫何愧哉惜乎高宗志于苟安及罪所而用潛善卒致中興事業不能比跡周宣光武者厥亦有所自也

謝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和而備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二曰議巡幸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也

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備之

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執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謂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戰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于沿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九曰議久任謂情虛開進退大臣擇而久任之十曰議脩德儉謂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弟恭十一曰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行

李綱宋璟
之流
節操非崇
所及

李綱以所
議二事留
中

張時泰曰李綱以十事進高宗自比姚崇何其偉也史稱姚崇宋璟為非策所及也况當南渡之時幾潤金人之吻綱於此時一有忠謀即為姦佞所沮觀此則知其事難於多矣

治僭逆罪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綱以所議僭逆偽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唐朝在政府者十

宋高宗三十二

三事今日
政刑之大

問李綱以
春秋之法
斷僭逆何
如

此亦一天
子

李綱氣直

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善以弒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益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之眾降光武但待之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益子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又曰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之曰此亦一天子也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弟罷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乃出綱奏貶邦昌安置潭州併安置受僞命

頁

李若水等
就死
節義風化
所關

以李綱兼
御營使

臣僚王時雍吳玠莫俣李觀等奏若水為觀文殿學士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耻不知君臣之義請廉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劉幹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又贈安國延康殿學士

周德恭曰李若水等或特立不屈或挺然不臣從容就死僅若毫芒然名者所以見當時褒崇之典表其死節之烈為後勸也

許清曰李綱為相而斥邦昌則逆有所懲矣贈幹若水則忠有所勸矣夫何難乎綱由為相所設施如此使高宗能專任之中興可立俟也乃惑於在黃不能終任遂使其功不成可慨也夫

綱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群臣輯睦于下朕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

李綱經理
李綱經理
李綱經理
李綱經理

固李綱得
之議與
宗澤黃守
之計何如
宜論不忍
棄兩河意

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脩軍
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
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
已備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
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
保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
者不過真定懷衛瀋四州其餘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朝廷不因此時置
司遣使以恩慰撫之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金人因得撫而用之
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為之使宣
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復一州全一郡者以為
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
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

任者綱以張所及傅亮薦焉

在法
傅亮可為
大將
宗澤留守
之計

呂東萊曰

嗚呼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
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
可復也退則不惟河非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淮甸不可
保而航海矣

綱皇子東生大赦曰李綱言登極新恩獨遺河北及勤王之師無以勸忠

義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于是人情翕然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

引去綱遣元祐黨籍及元祐上書人官爵

綱遣宣義郎傅亮使金軍通問二帝曰初黃潛善曰遣亮為祈請使又遣

太常少卿周望為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雍之道孝弟而已矣今日

之事正當枕戈嘗膽言劉琨每枕戈待旦志欲討逆春秋吳擊越趙王句
踐棲子會稽後勿踐及國懸膽於坐坐卧即仰瞻飲

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

不然雖冠蓋相望車饒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

今日正當
枕戈嘗膽
奉表通問
兩宮

食必嘗膽以無
忘會稽之耻

飛乾運糧也

唐人澤路遺書

前此言民兵者皆莫及

呂好問受

思慕之意可也帝遂命綱草表以粵為使奉表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綱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初慤為計度都轉運使帝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勒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月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戶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慤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請因唐人澤路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為書行之隸安撫司○綱呂好問罷知宣州○侍御史王栻論好問嘗汚偽命不可以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文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也好問自慙方乞退罷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

之責肩圍管書于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

綱淵聖皇帝渡白溝白溝河在涿州新城縣南四十里宋與遼以此為界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死

叔夜我食粟

之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粟至白溝河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旬與孫傳後從淵聖帝

至燕山亦相繼卒朝廷聞叔夜死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文

丁南湖曰道君節義之臣惟張叔夜其最乎忤秦東則直氣之素定平死之當乎宋史不以為忠義之魁顧以孫傳輩昌之流而並列其傳多見史氏之不知類也

呂氏中曰金再犯闕勤王之師一無至者張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義已足稱北遷之後義不食其粟及入境聞過界河扼吭而死則始終之義無憾矣

綱以宋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綱澤在襄陽聞黃龍書

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

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疏以請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

叔夜孤軍入衛叔夜始終無憾宗澤表請還京師姦邪以宗澤為東京留守謝表

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是時開封尹闕李綱言緩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澤威望素著既至捕誅盜賊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有王善者河東巨寇擁眾七十萬澤軍馳至其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又有楊進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眾各數萬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悉招降之上疏請帝還京時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為入攻之計澤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處形

緩復非澤不可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

宗澤軍馳

降賊

今日乃立功之秋

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又沿河鱗次為連珠若重結河北河東山水岩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縣名屬河南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舌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張時泰曰高宗既有宗澤忠勇智略之將即當委心聽順一以中興之宗卒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而不報者何耶蓋高宗素怯懦者也惟其怯懦之志素與潛善等合由是於宗澤剛正之謀則方底而圓蓋矣雖然澤之忠於高宗固無忝於傳詔召虎鄧耿李晟諸賢而高宗無志恢復則有愧于武王周雷光武德宗也

綱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綱李綱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師于西北若得數

宗澤奇岳飛

岳飛將材

古長將不能過

宗澤授飛陣圖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一綱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

練兵取奇
急務

李綱請頒
戰車之制

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
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鑄造
戰車於東西路李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
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其法用精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
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鉄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
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為陣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
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旁每軍二千五
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
乘而輜重處中

以張所為
招撫使
岳飛請帝
北渡

以張所為河北西路招撫使所以王彥為都統制岳飛為統領所招徠
豪傑於是河北賊丁順揚進等皆赴招撫司以降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
口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等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

用兵在先
定謀
與柴採樵
君非行伍
中人

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
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以飛充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
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繼技晉人曳柴以敗荆莫敖楚採樵以
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秦考按左傳晉
楚軍使衆曳柴揚塵詐為衆走楚師馳而逐之敗績○楚伐絞莫敖令人
采樵以誘絞之出絞人獲采樵者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楚人伏諸山下
而大
敗之

秋七月以王瓌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

綱以許翰為尚書右丞

綱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棄市綱齊愈附于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言李

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而齊愈實書邦

畱姓名以示眾者于是逮齊愈于獄引伏遂命戮于東市

鑑詔議幸南陽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陞

李綱諫南
幸

九國監南

宋高宗二十三年

九

李綱極言不可

南陽光武所興

策無山子此考

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既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暨議駐蹕所止曰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帝乃許幸南陽以范

謂以去就爭之

如幸之策何

謂東幸已决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元祐太后如揚州曰帝從汪黃議將幸揚州故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王荆石曰

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高宗之幸揚州其失非若今日一舉足則舉淮北而藉之敵者也河北之忠義既失其心宗李之老將漸次垂盡措置既乖中原永謝高宗以閭閻文墨之資重以奸儒之相故失策如此余常謂宋之紹聖復章出則治亂之界建炎幸揚州則南北之界咸淳失襄陽則存亡之界而其皆皆起於奸臣不可不戒也

出御衣親書其領

願如此環

綱曹勛以太上皇帝手書至自金太上既渡河十餘日謂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者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直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而行之毋以我為念康王夫人邢氏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

問訪議嘉
死事入金
奉皇歸
宜笑何如

人王之職
在知人
恭儉足國
英果斷大
事

所爭細事
胡乃爾
人形以將
師為急

衣進入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至金東境奉皇由海道歸
執政難之出勛于外

八月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常侍帝
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于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
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
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
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
不報

綱更號元祐太后為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
歸罷河東經制使司召副使傅亮還行在所李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
建明而張所傳美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所以沮臣乃再
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曰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非小事
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為

綱

李綱進
君之道
李綱全進
退之節

以英哲全
德勉人主

李綱以脩
政棄吏為
已任
李綱入方
成朝廷

魏公景可
借

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
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
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
恤也侍御史張浚又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綱殺未
且潛善客也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遂罷綱提舉洞霄宮綱罷凡綱所規
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楮而國不可為矣

李綱自綱之入為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脩政棄吏為已
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脩軍政變土風定經制改弊法招
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燮經制河東宋澤留守京城西
顧閩陝南葺樊鄧且將益處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此朱文公謂李
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止此謂也

胡新安曰李綱為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五日為汪黃所議
死無貳當是時也宗社之危僅如一髮之引千鈞茲正人臣
指驅報國之秋去之之言固不可萌諸心况敢出諸口耶然則為綱計

綱

綱

綱

王彥忠金

王都統此若

京師天下

宗澤修上

得數人天

鄉明日又戰于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馬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已遂帥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率騎數萬圍彥壘彥潰圍出走獨保共城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未幾兩河響應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主都統若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燒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眾○綱張邦昌伏誅

守

守

此舉可保

多陷于金而其民懷朝廷恩皆用舊號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宗澤復上疏言欲遣關王王彥各統大軍肅平賊壘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狡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指畫勿使奸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奸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綱十一月竄李綱于鄂州今武昌○綱以王倫為金國通問使

鑑戊申二年金天會六年○西遼順德二年春正月帝在揚州

鑑金銀木可取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洩死之

鑑金元木侵東京留宗澤敗之時元木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

震恐僉人問計宗澤時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

敵術用伏兵夾擊金人果敗復入滑州澤使張撝往救之為部將宗澤不敵

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遣王雷往援已

何面目見宗公

宗澤對客

宗公

宗公

十三

宗澤決大舉之計

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金曰是不復犯東京澤知金虛實遂決大舉

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

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

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出則天下之民何

所倚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宋命命

張時泰曰分注載宗澤對客圍棋其與謝安矯情鎮物同一機也雖澤

能雪懷懸之耻一則不能復徽欽之讐其故何哉蓋論其不能盡若道

則高宗固無晉武之失德論其信用諛佞疎斥賢輔則一而已此晉之

之所以終于東而宋之所以終于南也

綱金人破宋興軍經略使唐重死之妻室闈未與軍重度勢不可支

丁南湖曰死節之士皆直諫之臣也唐重為徽宗朝進士乞斬蔡京童

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死殉國吾含笑入地矣嗚

呼范滂母子以後復見唐重之父子可為世道一嘆賞哉

綱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

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除名編管南雄州

綱周德恭曰高宗值草昧之秋正憂勤之日何故惑於邪謀而不能斷以

而不急救正耶故荒歲而帝而以無罪例書不予其以無罪而寬之也

綱二月金人陷淮寧知府何子韶死之同事聞賜謚忠毅初金人欲降之

子韶罵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揚時聞淮寧陷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

素守云淮寧今開封府陳州

綱吳中曰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

相援之勢虜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

義士其地固在也李綱招撫經制之事既沮故當時無連衡合從

綱夏四月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帝初即位除時工部侍郎陸對言

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為務除兼侍講以老求去遂提舉洞霄宮時

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

推時為程氏正宗五月宋澤請車駕還京師遣子頴詣行闕上疏曰

學有推為程氏正宗
士所交皆天下
學士推為程氏
程氏正宗

楊時知其素守

子韶死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天下之事見幾待時

中興之兆可見

聖人所以教人孝弟

使天下知孝弟

天下之事見幾而為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兵引領日望官軍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尋復上疏言進數十萬眾願守護京城李成願乞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揚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眾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帝得疏乃降詔擇日還京而竟不果

綱許景衡罷官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問極諫許景衡善汪伯老以為

評浩曰宗澤之請高宗還汴前後二十餘疏其言進退之利害去留之得失非不明切而高宗南幸意決若不可開也及聞迎復二聖使於此發見而不容已也夫良知良能高宗固有矣侯於澤言之乎夫惟其侯澤言是以其心雖發而隨復窒而汴終不還仇終不能復也

景衡得程順之學
遇事敢言
惟景衡
定詩賦經
義試士法

取士當務至公

指授方略以俟會合
宿兵近甸

異已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為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瓜州得喝疾卒謚忠簡景衡得程順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

綱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已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綱六月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王彥引兵屯滑州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分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

以衛根本

中使之業可立致

運呼過河者三克復可指日莫

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直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綱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計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始招集群盜聚兵諸糧結諸義兵連趙豪傑自以渡河克復可指日冀與夏戰日欲落以綱指日日落不落落有志邪就識者恨之澤子頴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

請以頴繼文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宗澤即孔明之志
功烈過于孔明
馬伸疏罷汪黃政柄

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眾若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矣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素惑於檢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張時泰曰嗚呼宗澤之志即諸葛孔明之志也但孔明之佐先主君明諒無所愧若宗公則不然時則君闇臣佞雖欲行其道而不可得使得君如先主則群雄聽命巨姦受戮金虜雖黠蓋有不足殄者矣其功烈豈不有過于孔明哉惜乎齊志以歿徒起後人之嘆噫九原可作當際黃正二姦以謝天下

馬伸勇于為義志在行道

綱八月貶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伸自湖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受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詔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伸怡然襍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冤之伸學於程頤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

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周德恭曰高宗親履艱難股鑿不遠而乃棄正人信檢士其處恭宗之

時則其不為徽宗蓋亦鮮矣是以人君當以正心誠意為本

人君當以正心誠意為本

綱以趙子砥知台州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喏

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王和

議女直王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如畏虎以肉餵之食

盡終于噬人若設陷阱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綱金主果乞買廢上皇為昏德公請康帝為重臣侯從之韓州

十一月安置提舉嵩山崇福宮李綱于藺安軍

綱金粘沒喝取濮州知州楊粹中死之粘沒喝等合兵攻圍以濮州小

易之至城下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

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

粹中守君臣之義

周德恭曰粹中守君臣之義奮不顧身城陷被執不屈而死何其壯哉

綱金訛里朶取大名府提點刑獄郭永死之守臣張益謙裴億降金訛里

朶問曰城破乃降何邪二人以郭永不從為辭訛里朶欲用之永罵曰無

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訛里朶怒併其家屬殺之

綱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

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盜賊蠢起二人皆不以上聞

張浚極言金人必來攻請豫為備二人以為過計而笑之

羅一峰曰潛善伯彥側媚柔善足以結高宗喜佞之心而其隱難勝奏

任之專也世方以為大姦大蠹而帝

乃以得二人為幸是何黑白之眩哉

綱已酉三年金天會七年○西遼康春正月帝在揚州

綱河北制置使王彥朝于行在詔免對彥遂致仕

彥朝行在見汪伯彥黃

以望王師願囚人心大舉北

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請免對

郭永罵虜 恨不醢以 報國 金兵不以上聞 張浚請豫為金五備 詔王彥死

王復嫚罵
宋死
王復言忠
不屈

綱金粘沒喝陷徐州知州事王復死之。金人圍城，復與子倚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謂粘沒喝曰：「守死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沒喝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百白皆被殺。

發明 王復之死，死於義也。觀其謂虜之言，則其盡忠不屈之心見矣。故特書死之，所以不沒其節也。

綱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還金。粘沒喝遂陷天長。鳳陽帝奔鎮江。天長陷，報至，帝即被甲乘騎馳於瓜州。州府城南，得

二人相顧
答黃

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等從行。時王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錡至江上，軍士以為鬻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錡方辨其是非，而首已斷矣。○太常少卿李陵自揚州奉太廟神主以行，金人追之，亡太祖神主。道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亟取神

亡太祖神
主于道

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揚州，煙燭天矣。金人焚揚州而去。

周德來曰：光世受命拒金，偷生苟免，棄走還金，事君之義乎？故書走。戰但見天子單騎出走，幸相猶聽浮屠謂之何哉？故書帝奔鎮江，不以

許浩曰：高宗惑於汪黃和議之說，而拒宗李，還京之謀，坐致金師遷延。其王亡也，何以言之？太祖之主始祖主也，取之宜先，使或勢不得兼，蓋必獨取是王行也。今他廟之主不亡，而此主獨亡，何歟？

綱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時群臣乞留蹕，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杆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

綱金婁寧取晉寧軍。今延安知軍事徐徽言死之。城破，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擒之，使之拜不拜，歸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徽言大罵婁寧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俱被害。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帝撫几震悼，稱其忠過於顏直、段秀實焉。

徽言忠過
動之以兵不

徽言忠過
動之以兵不

徽言忠過
動之以兵不

丁南湖曰按妻室出金制許徽書世帥延安舉敗地并有之徽書益怒以酒持盃擲妻室遂與子罔皆死之高宗撫几震悼稱其忠過顏真卿取秀實是矣然獨不知李綱宗澤張所皆顏也是何一隙之明而百慮之惑耶

馬擴進諫上書

帝至杭州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鼠斥者惟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倚長江為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為無策擴累數千言皆切事機

數字言皆切事機

綱請潛善汪伯彥有罪免潛善伯彥自知不為眾所容懇疏求退中丞張徽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對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今南府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竒禍中外為之切齒

馬仲直誌

綱贈陳東歐陽澈官綱仍官其親屬一人恤其家又召馬伸赴行在時伸已卒詔贈直龍圖閣綱三月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綱詔禮部侍郎張浚帥師次于平江府今蘇州府吳縣綱以呂頤浩為江東安撫制置使綱扈從統制首傳劉正彥作亂劫帝傳位于皇子魏國公粵請隆祐太后臨朝綱首傳自負世將有勞於王室以簽書樞密院事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王世偁又嫉內侍恣橫伏兵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劫帝傳位皇太子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太后見傳等諭之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於簾前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今天

中興當自
明陝始

天下常山
蛇勢

君臣兩無
所歎

洪皓願就
鼎鑊
洪皓真忠

綱冊魏國公專為皇太子。○綱五月以張浚為川陝京西湖南北路宣撫
處置使便宜黜陟。綱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
不可保因請身任陝蜀之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
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
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周德恭曰

觀此則浚之得君可謂專矣君之任浚可謂篤矣川陝京湖皆歸於浚矣苟非浚之德望素有以暴白於天下者安能寵任之若是哉故綱目特揭而書之手冊既足以表張浚之才又足以表高宗之明也君臣之間兩無所歎矣

綱帝至江寧府改江寧為建康府

綱以洪皓充大金通問使帝遣書願去尊號用金人拘之迫使仕劉豫皓

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破逆豫忍事之邪願就鼎鑊粘

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為皓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猶編管也

周德恭曰

洪皓使金特立不懼觀其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視輕生如脫屣者鮮不為其恐動矣故綱目具官既足以表不辱之義曰拘之尤足以著其不屈之節也

綱韓世忠獲首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綱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綱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失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綱時久雨

恒陰帝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

無緩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司動賞外郎趙鼎上疏曰王安石變祖宗

之法蔡京託紹述之名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

神宗時政之闕莫大于此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

母后空廬羸幕之居羸其形穹隆毛延細羊毛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

后膾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子奪

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

為之使今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

見

張守謙思
二帝

言崇以四
失罪已

手書忠勇
以賜世忠

揭旗賜世
忠

綱目卷之五

綱目卷之五

十一

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建鼎翹流

而源

一疏深得

其當

美亦足以為南渡之一幸也

廟庭者所以深著高宗聽言之

高而為恢復之本也惜乎悅不釋從不改誠所謂未如之何也

如

簡張守六

思之疏何

如

監皇太子勇卒謚元懿

張時泰曰

高宗南渡之失非止一端其最大者昧邪正之分忠佞之別也觀其罪已之失雖有四而首不及此者其亦罪之未當也然知室之禍實自王安石揭開其蒙流毒于後趙鼎一疏可謂翹流而原深得其當信乎時政之闕莫大于此綱目書云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者所以深著高宗聽言之美亦足以為南渡之一幸也

張時泰曰

人君成天下之務莫要於思思之也切則為之也力高宗不而為恢復之本也惜乎悅不釋從不改誠所謂未如之何也

張時泰曰

能自強以復北轅是亦弗思而已張守六思之疏正中帝高而為恢復之本也惜乎悅不釋從不改誠所謂未如之何也

張時泰曰

乎退而渡江退而航海而惴惴偏安于一隅也

監范瑗有罪下獄死張浚發建康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瑗之謀居

張時泰曰

朝野雜記載元懿太子勇後宮潘賢妃出建炎元年六月生於南都九月封魏國公三年春苗劉為逆立為皇帝改元明

張時泰曰

受是歲上復辟立為皇太子其秋太子得疾未廖有金香鼎置於地宮人誤觸之什地有殿太子應時驚搖不止上命斬宮人於廡下少頃太子薨年三歲蓋距靖難之師踰一時矣世乃傳張忠獻以苗劉爰立之故堯太子於鐵塔下并乳媪皆掩之此何許大事而可以倉卒誣人也

張時泰曰

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見帝悖慢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劉

張時泰曰

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以來因召浚

張時泰曰

璦浚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

張時泰曰

恐璦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璦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璦愕不

張時泰曰

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兵送獄光世出撫其眾曰誅止璦後

張時泰曰

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眾皆投刃曰諾璦下獄賜死子

張時泰曰

丁南湖曰璦璦佐邦昌之叛逆而張浚倡謀以誅之史稱浚能養正甫

張時泰曰

稱忠義名臣此所以為師也之子璦之父朱熹之師也

張時泰曰

升杭州為臨安府將定○**監**崔縱如金不屈死之縱使金通問首以大

張時泰曰

金人怒從之窮荒從不少屈竟死焉

張時泰曰

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鑑書凡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

張時泰曰

政書

張時泰曰

林勳上本

張時泰曰

政書

張時泰曰

政書

張時泰曰

政書

張時泰曰

政書

張時泰曰

政書

張時泰曰

政書

張時泰曰

政書

張時泰曰

政書

張時泰曰

政書

張時泰曰

政書

初見

朱熹其愛此書思慮周密無以加本政書深切時務

議避金師

末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受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無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為桂州節度堂書記其後朱熹其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本政一書深切時務宋人不能用可勝惜哉宜乎為朱熹八月杜時亮如金師時金人將渡江遣時亮請和致書于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奉書願削去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

閏月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宣撫使

建康時聞金師將至帝召諸將議移踞之地張浚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鄂州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

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而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常州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杜充守建康王瓌隸之

世忠光世皆受充節制充將發汴統制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充不從

帝如臨安府自是不復○張浚次于襄陽招兵分屯襄鄧唐鄧

歸觀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杆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

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進七策一曰罷和議而脩戰

趙氏不負朕門之所為也伏望陛下罷絕和議刻意講武斷而行之堅確

胡寅進七策

罷和議而脩戰略

擬宋起居

即胡寅進

七策表

岳飛諫守中原

岳飛諫守中原

胡寅遺策中與無變
者以為非
高宗不能
用寅乃寅
不能用高
宗也其故
何與

六實天子
之實

不日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
既定議講武則其餘庶常有日力不暇
給者當置行臺以區別之而吏部戶部
調度至於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于下
效去虛文
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脩普戡大憝不為退計者乃求賢
之實也聽受忠鯁必期心改苟利于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
得其人而任之然後御以恩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
之實也精簡汰置營房聚粟帛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明其階級
後授器械嚴賞罰者乃治軍之實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使久于其
弊除姦而寬恤之政實被於民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若夫保宗廟保
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
問則為天子之實也反是則為虛文矣
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
於諸路抽揀禁軍充衛營正兵厚其月廩精加訓練闡陛下自將之文於福
建兩湖等處擇土豪募水手弓手喇子簡其精銳分番起之招集兩河諸
路流徙之人畧依古法均節之文
五曰都荆襄
武臣中有明營屯者因以任使
五曰都荆襄
勝誠能屯唐劉襄漢之田以養新軍出廣西武陵峒丁并施黔撥軍築堅
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以正軍緝以弓手民軍率制江黃呼吸盧壽則
進取之業立然後從陝西以嚴氣血脈通達而騎卒可至川廣之富皆猶
外府易以拱把臣願陛下
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
措直荆襄為根本之地
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
輔王室其有克敵數難之功者宜漸為茅土之制星羅而棋列以慰祖宗

胡寅遺策
中與無遺
策
胡寅不能
用高宗

張邵使金
不屈

在天之靈以續
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
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紀綱以
國家如錢之緒
法祖宗在宋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非若則斥之君子
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
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
時之政為後世之害皆小人也誠國破家不知已時陛下也金苟能有
幾何豈堪此輩大言
書凡數千言
周德恭曰
德不聰而罪言者哉然則願亦不能避其責矣
許浩曰
策之七策中與無遺策也人皆以為高宗不能避其責矣
號今天下天下之人孰知有宋而亦孰肯為之用哉而寅謂帝以親王介
弟但受淵聖之命出師河北不當亟居尊位豈有已即尊位而可遂避
哉是非推棘於事幾日拂高宗意矣寅將行其言而先拂高宗之意言
得行乎使寅有此策能異其辭而婉道之高宗雖怯而或囑之塗因以
講求未必止此
借乎亦不能也
詔杜充韓世忠劉光世分屯江東以備金
道直龍圖閣張邵使金金人囚之
邵使金不肯拜撻懶且具書言天
未厭宋金乃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
撻懶怒囚于柞山砦

九月

發明

張即使金力辨不屈金人囚之其志可尚其與洪皓之節前後而一轍也苟非節義之決冷其能若是乎

綱金人殺故知真定府李邈自金下令禁民漢服又令髡髮不如式者殺之邈故為真定帥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州邈笑不答及髡髮令下邈憤詆之虜搥擊其口猶吮血嘔之遂遇害邈將死顏色不變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為之流涕後事聞謚曰忠壯

周德恭

本邈被執迄今二載金人使知滄州則邈不答金人使易漢服則邈不從是蓋精忠之節動搖山岳剛大之氣凌逼雲漢豈他偷生者之可倫乎

精忠之節 動山岳 剛大之氣 凌雲漢 張浚治兵 以圖中原 趙開善理 財

綱張浚治兵于興元今漢中府以圖中原蓋辟劉子羽參議軍事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時蜀上供及常平本皆盡浚以為慮知趙開善理財即承制用之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權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

辨于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等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貨財常有餘

綱十一月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自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乃以兵邀于淮陰立奮怒特其齒曰回顧者斬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前愬歇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周德恭

綱目書張浚治兵于興元以圖中原其上天氣象噴之景稟其為臣子殉國之勸豈不切哉

張時泰

張浚志於興復此舉得矣惜其勸罷李綱而致車駕之東幸適足以為中興之累耳

綱十一月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自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乃以兵邀于淮陰立奮怒特其齒曰回顧者斬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前愬歇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趙鼎戰守 如三策何

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為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以血大書衣裾無此通判楊邦乂獨不屈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兀术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乞死遂殺之死至金粘沒喝薄其為人父之得仕

帝奔明州今寧波時聞杜充敗呂頤浩遂進航海之策曰俟其退去復還三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

岳飛敗金人于廣德南京州名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

於千載之下

至今猶有生意

出入兵家之奇

岳飛敗金人

岳飛敗金人

岳飛敗金人

岳飛敗金人

岳飛敗金人

岳飛敗金人

岳飛敗金人

綱庚戌四年金天會八年○西遼康春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襲帝于海時帝舟居帝走温州金人以舟師追帝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金人引遣帝之不被擒者公裕

五十餘壁以計復陝州及絳解事聞以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金將烏魯來攻彥仙敗之婁室悉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婁室僅以身免彥仙度金

綱金人陷越州遂寇明州張浚使統制楊沂中迎戰于高橋敗之金滿廬

綱德素曰自胡羯深入攻略自如莫敢櫻其鋒者人而江油統制孫飛

綱德素曰自胡羯深入攻略自如莫敢櫻其鋒者人而江油統制孫飛

綱德素曰自胡羯深入攻略自如莫敢櫻其鋒者人而江油統制孫飛

彥仙甚氣如常

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兵于張浚已而婁室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其軍爲十以正月旦爲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常數出兵與戰食盡告急于浚浚檄曲端兵援之端素疾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峽則金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婁室奇其才誘陷百端彥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投河而死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婁室怒盡屠之

袁九

張浚之殺曲端當時深冤之以予而觀端未易馭也其心術逾已幸其敗詭託不行致城陷而民遭屠戮噫彥仙之抗節矢忠無愧於遠矣端非蘭進明乎殺仙者端也使魏公軍令行端可獨生乎

綱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

綱四月張浚遣兵入衛聞金軍退乃還

綱韓世忠大收金兀朮于江中鑑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

韓世忠大敗兀朮于江中

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秀趨平江世忠乃移師鎮

江以待之兀朮欲濟江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在鎮江府城北

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

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

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也者一

人紅袍王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

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虜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兀朮懼請

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兀朮窮蹙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

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

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戰以火箭

射箬蓬世忠師潰兀朮始克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

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鑑呂頤浩免中丞趙鼎論之也遷趙鼎爲翰林學士鼎辭不拜上疏論頤浩過失凡千餘言帝乃諭之曰朕每聞前

世忠妻親執桴鼓

南軍使船如馬

自是不復渡江

忠諫之臣朝忠諫之臣恨不於御見之識今于卿見之

五月金人焚建康而去岳飛敗之于靜安兀木既濟江自靜安而渡宣化而去岳飛激擊大敗之

靜安鎮在應天府城東北○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栗麵等獻二帝于五國始

洪皓遣人奏書

知康王即位焉

八月張浚承制安置其都統制曲端于萬安軍以桑仲為襄鄧隨郢鎮

撫使端素善撫士卒長於兵略然性剛愎既逐王庶而奪其印又欲并王

煥軍朝廷疑其欲反浚使張彬察之彬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

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又為客

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撓其耕獲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

我為主矣如此則一二年彼必困憊乃可圖也彬還白浚不以為然及兀

木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又以為未可浚積前疑遂寘之

浚

事九

曲壯門為都統制有叔為偏將戰收謀之既乃發喪祭以文

畏服此與晉荀道將殺其弟同皆失在於用不在於殺夫用而不效

殺之則恩勿殺則法故不如始勿用之愈也唐竇軌入蜀將其甥以

為腹心嘗夜出呼之不以其時至斬之劉昌守寧陵令婢將內顧者斬狐

甥張浚未嘗內顧猝下斬之李績將兵擊高麗欲與婿杜懷恭偕行懷

恭亡匿謂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乃止刻薄之人假至親以行法立峻

法以起威往往有之亡類賊性不可任伊媿嘗之矣惜兩甥無從見也

以范冲直史館重脩神宗實錄初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后謂

帝曰軍任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

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乃

召冲重脩之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

脩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辨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

狀益著矣冲祖禹之子也

金立劉豫為齊帝○金撻懶侵楚州鎮撫使趙立死之

張浚使劉錫率五路之兵及金婁室戰于富平縣名今屬耀州敗績先是浚聞

張浚富平敗績

古今母后未有其比

范冲朱墨

二史得其正

張浚富平

敗績

二五

張浚平生之志在此一舉國家命脉所關

元末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隆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果玠之兵合四十萬人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前軍統制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州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不可果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斃而乘之亦不從遂次于富平縣已而婁室引兵驟至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趙哲軍哲部驚遁諸軍皆潰關陝大震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皆浚之輕師失律焉按史略浚斬趙哲諸路兵皆散去

張時泰曰

張浚平生與復之志在此一舉實國家之命脉生民休戚之敗衄之罪歸諸他人而使與復之志不得伸者其悔可勝言耶

綱十月金人縱秦檜還國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榼懶為其任用

得一佳士

解仇息兵

綱目狗名

綱目原情

及南伐以為參軍事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襪水砦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遂航海至越州求見帝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之疑其與何真孫仲等同被拘執而檜獨豈無譏詞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據類惟范未尹及李回與檜善金人縱之必質妻孥又安得與妻孥皆回耶力薦其忠帝謂韓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于金故也

周德恭曰

檜還者狗名責實也蓋檜執于虜守節甚嚴况自燕至楚二千餘里論河越濼關津最多檜之夫妻寧能高飛遠舉駕空憑虛而歸之歟此由賊檜陰主和議見說女直而伴縱之還耳故綱目變文直書金人縱秦檜還不以小人陰謀之故而遂為之曲諱原情誅意其旨嚴矣當是時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也故綱目于檜之還特書于冊者其謹於微之意深矣

宋史斷曰

秦檜自北來歸國人皆知其欺詐非非歸也惟高宗開心撫納以為得一佳士嗟夫豈天必欲亡宋故使姦臣得遇以為

直

綱目原情

綱目狗名

綱目原情

戎虜之內應乎自靖康間二帝蒙塵宰相何鼎及孫傳張叔夜秦檜司馬卞等皆死于難惟檜一家獲全非其屈身戎虜求哀款納期有厚報何以得保百口而回則其易心改節為虜反間明矣故自入相之後遂專主和議悉罷諸路宣撫凡趙鼎劉大中等沮其和議則使臺諫擊去之岳飛父子欲復中原則與張浚謀殺之於是國之大柄宋之社稷世之黔黎舉在奸臣掌握聽其死生而成敗矣謂之佳士不亦謬歟然則檜之所以背主求生乘危賣國者不過欲圖身家之富貴耳然今日之居鼎鉉乃中國之富貴非戎虜之寵靈者也檜何忍舍君父之天恩懷狗彘之私惠國危已甚尚無悔心此無他蓋由姦臣不知仁義以禽獸為心耳不然何德于戎狄若是之甚也

綱目十一月趙鼎罷○鑑以秦檜為禮部尚書

綱目南至帝帥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山日亦然

鑑張浚退守興州命吳玠守和尚原時浚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

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右有鐵山棧道之險鐵山在漢中府沔縣北棧道在漢中府褒

城縣東山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陝遂與關中聲

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迫近郡官司但當留駐

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

據險固壘觀釁而動庶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將無敢行者子

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將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子羽至大喜悉

以其眾來會凡十餘萬人軍鼓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阨險于鳳翔大散

關東之和尚原大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南和尚原在寶雞西南以斷敵之來路關師古等聚熙

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偃雷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

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岷州今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是大潭縣名在鞏昌府西和縣東南階成二州屬鞏昌府成州今成

縣是鳳州今漢中府鳳州是

綱目十二月金人寇熙河副總管劉惟輔死之金婁室卒自初惟輔擊敗金

師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

焚之為金人所執粹以去惟輔曰死犬斬即斬吾頭豈汝粹也顧坐上客

持頭髮也粹音卒

字景平

劉惟輔死

節

也

也

也

也

也

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邪即閉口不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殺

忠義之氣
死而猶生

定差役法
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求乃定差役法

以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用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監辛亥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西曆庚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百官進拜二帝不受賀

何如
謝木齋曰

謝木齋曰二帝北轅蓋不共天之大讐也舊一擊而還兩宮高宗孝躬飲吾兄也... 執有過于是者乎乃曰徽吾父也... 不拜吾父何以安子之心... 父則必還父拜兄則必還兄而孝弟信不徒為是虛文也於此果能嘗瞻坐薪枕戈討賊則土地可收父兄可復何也瞻望之苦今也顏色之欣省問變變于朝夕之間嗚呼雅雅于宮闈之內而高宗之所謂愛親者無餘策矣乃計不出此畏儒有餘而剛果不足講和議之策何有乎

此段當
在今年
八月

以張浚為
詔使

高明自得
之學

程頤有繼
續孟氏之

鐵山
高宗付託
得人
俊飛不辱
君命

戰畧之脩勒詔使之通何有乎掃穴之計忘仇隱忍會無報心致令一聖不諱于遐荒帝之孝弟果安在哉

以張浚為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綱二月以秦檜參知政事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極其尊崇於是學者翕然尚之
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途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
爾爾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儒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
足表見于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
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衰頹之者以明士之所與在此不在彼
也
程頤也然終于擯棄以沒其身至是詔贈官爵以褒稱是亦公論之不
容我者書以
予之宜矣

三月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江淮群盜皆遁復筠汧州於是俊軍有鐵
山之號
岳飛今為瑞州府
岳飛大敗李成則可見高宗付託
得人而俊飛不辱君命矣據事直書而宋之君臣皆致其美焉此綱目不
沒人善之深意也

綱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兵于興化捷頓北遁
大得而擊之金人
綱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
據通州作水寨以守見
金戰艦不多乃舍舟登岸
不得騁舟中自亂○

此舉足以
發動人心

綱劉光世復楚州○**綱**五月作大宋中興至寶發明高宗嗣統已經五年
播越海濱境土日蹙
又非如光武之能規恢先業不過如晉之元帝耳烏足謂之中興哉今而
作中興至寶寧無愧于心焉

張時泰曰高宗此舉足以發動人心而過絕亂畧也可謂舉得其當者
矣綱曰特書于冊為利幸焉

綱張俊追敗李成于黃梅成奔劉豫岳飛招張用降之曰俊引兵渡江追
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眾數萬皆潰成北走降劉豫用復寇江西岳
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
帥眾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

岳飛功第
一

賊

張時泰曰使高宗悉以中興之任付岳飛而不為讒間所離沮則金虜
不足平矣豈特江淮諸郡哉使彼終以是心待岳飛則飛之
功業可竟而後
之名不益章乎

張俊亮請
立太祖後

綱六月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乞選太祖後以備儲嗣自元懿太子卒帝
未有後范宗尹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

天下之大
公大慮

遭時多艱寥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
知內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至是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
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惠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
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
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獨若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
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
諛臣進說獨推漢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
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天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望陛下選太祖
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庶幾上慰
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

讀奏感嘆

綱秋七月封太祖後令語為安定郡王先定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
萬民神宗初封子孫一人為安定
郡王今其封久不舉有司其上應襲封者至是以德昭玄孫今語為安定
郡王自後襲封不絕

是

太祖德澤
入人之深

太祖友于
之仁

張浚殺大
夫曲端

曲端作詩
題拜

張時泰曰宋之太祖雖襲五代之弊而篡周其德澤入人之深誠有過
 能若此哉綱目大書于冊而分註備載其實者此以見天俾高宗旋
 舊疆土以延太祖之後也嗚呼太宗雖負若兄而天其肯負于太祖耶
 八月張浚殺左武大夫曲端浚自富平敗後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
 官徙閬州將復用之王庶從而問之吳玠憾端因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
 以示浚浚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
 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
 隨深憾之會浚以隨提點夔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
 維端以紙糊其口脅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
 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

發明

書殺無罪也浚前以讒聞而貶曲端此以讒聞而殺曲端抑可謂

常熟表曰

曲端之父汝任左班殿直戰死端為名將則忠為肖子則孝

未著動遵節制浚殺之雖冤蓋亦自取此史氏兩平之論也

二策可以
登動天下

汪藻請脩
日曆

備言垂世
之典

袁了凡曰曲端王賈之不相能亦揚儀魏趙近耶孔明能用儀魏於文
 以廉言殺端非賈之罪也此為魏公之不逮孔明懸矣或曰端之驍勇
 不謝於廷而廷之橫恣未及於端故竟得以全廷浚不得以用端不知
 廷之暴當孔明而端之勇當魏公而橫且儀不得用間以傾廷而賈
 乃得被讒以殺端故曰魏公之不逮孔明也
 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時范宗尹既去檜欲得其位因
 揚言曰我有二策可以登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
 語聞乃有是命○**綱**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兼知樞密院事
 綱復脩日曆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事揚前議論之
 詞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謂之日曆所以備言垂一世
 之典苟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即以命藻

袁了凡曰

汪藻請脩日曆狀謂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

汪藻請脩日曆狀謂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
 丞相特重蓋向上無官矣奉常官屬乃有太史與太尉大夫位三公而
 太醫為六令丞故司馬遷云嘗陪下大夫之列又曰文史星曆近乎卜
 祝之間安得若宋所言武帝時尊重是官乎太史公云者遷自以尊其

青

王德斌邵清之眾于崇明沙崇明州名今為縣獲青送行在

太平劉光世招降之尋復叛去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光世令王德

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眾大潰翌日餘黨復索戰謀言賊將用火

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

奔賊眾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十月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玠大敗之兀朮遁玠自富平之

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宜退屯漢中扼蜀口

玠曰我保此敵必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

也時玠在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賞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玠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

金將沒立烏魯折合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命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

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箬嶺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

古法可一不可再

吳玠和尚原之捷

民夜輸芻粟助玠

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

敗憤其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之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壘石為城

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玠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繫

如兩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室以待

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俛以身免亟鬻劍

其鬚髯而遁金自南傳木嘗有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玠以散卒數千駐原

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

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張時泰曰川蜀高饒金人及原久矣向非吳玠一戰勝金則蜀必為之吞矣蜀既失矣則歸安豈得不搖哉吳玠厥功不細此舉可知

初置見錢關子關子鑄時命張俊屯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

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以給軍食商執關子于權貨務

請錢頭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鑄金以陝西地與劉豫於是中原盡屬于豫

歃血勉以忠義

初置見錢關子

後

壬子二年金天會十年○西遼康國六年○夏正德六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帥百官
送拜二帝不受朝賀

綱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辛企求討范汝為不克其勢益盛世忠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死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甄城上母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遣還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錐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湖廣江西諸盜○綱帝如臨安府從呂頌浩之請也

綱二月以李綱為湖廣宣慰使○綱帝初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周靜軒曰高宗於兵亂惶惚之日而能不忘講學之功蓋亦知所本者人君而不知學則天下之事皆無足言者矣符書曰初深予

也之
綱三月桑仲為其黨所殺降寇也李橫復郢州先是仲上疏願協力恢復京師之正劉豫之罪呂頌浩信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仲至郢調兵其黨霍明執而殺之襄節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州

河南鎮撫使翟興為其下所殺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之鳳牛山僅之遣人持書誘以王爵興斬之張復陰誘興裨將楊偉以利偉遂殺興以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負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詔以子琮嗣職

綱夏四月詔呂頌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帥師如鎮江頌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以復中原以神武後軍及忠銳軍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劉光世岳飛王瓌皆隸焉凡一十餘萬人

頌浩帥師鎮江

評浩曰晉觀呂頌浩帥師如鎮江圖取中原時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中興可計日而待矣既而考竟其事迄無成功心甚感焉及詳考之則知頌浩是行成于桑仲而世忠諸人曾無一言眾謀未合而未肯勝其也夫中原板蕩於茲有年頌浩倚仲一人欲以喪敗之眾北向制勝其亦難矣且仲有一州而不能制其下反為所殺其能以任此乎幸而仲死趙延壽又叛而頌浩稱疾不行也使其果行其不為其所誤而喪敗也者幾希然自建炎以來一向退縮惟是舉差強人意使其果出頌浩本心而以不共戴天之義倡率其眾以與此面致死則古之人固有一旅而興王者未必其無功也惜乎頌浩無是心焉史稱頌浩善

是舉差強人意

時人倚以
為重

予馬有膽畧時人倚以為重而前此願守常潤明年又圖進取不可謂無心于中興也而予謂願浩果有心則當時可與共事者莫李綱若而願浩忌之謂其暴縱無善狀而罷之則其不能推賢讓善以共濟乎國事必矣功可望其成乎

劉豫徙于汴京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旗屋瓦皆震士民大懼其子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凡兩京塚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

岳飛敗曹
成岳家軍來

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今湖南成擁眾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賀邵郴連飛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眾十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眾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等曰成黨敗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眾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一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今湖南

育伯宗子
宮中

四月衍聖公孔端友卒以其子珩嗣
五月育太祖後子儀之子伯宗于宮中謂帝感婁重亮之言選泰王德
若五世孫子儀之子伯宗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

萬世之公
義天下之正
法公天下之
大法

周靜軒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太祖尊堯后之命合子而立太宗萬世嗣是而後漢無所聞使太祖在天之靈安能慰乎今高宗納婁重亮之言即選太祖之後育之宮中詎非公天下之大法哉故綱目特揭而書之所以予其存厚也

呂頤浩前軍將趙廷壽反頤浩逐次于常州頤浩聞祭仲死已悔出師及廷壽叛因稱疾不進後王德追廷壽于建平誅之○以劉子羽知興化軍

綱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兵永興若將休息者忽由
處信徑至豫章道營江濱數十里群賊不虞世忠至大驚世忠因使重收

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其眾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頒黃庭堅所書戒石銘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頤戒石銘
于州縣

頤戒石銘于州縣

嘉

成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丁南湖曰

和徽宗設六曹於州縣而治法以周高宗頒戒石于州縣而治體以立此二者良法美意追三代而越漢唐者也

于今體

綱

翟汝文罷汝文雖為槍所薦然性剛不為槍屈至對

翟汝文不為槍屈

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恤民必先立政立政有

保國必先定計

制國必先

恤民

政此顧人

至志尚何

如

尚志所以

立本

五者帝王

之能事

春秋經世

大典

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

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

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

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閣卿深

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

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莫若潛心

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講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順浩而專政乃多引知

名士列於清要以自助安國嘗問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

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會順浩薦朱勝非代已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

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倉生苟容

今強敵憑陵叛臣不思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

都督之命改兼侍講安國復持錄黃不下言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

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

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

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權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順浩勸帝降旨貶安國提舉仙都觀奉檜三上書留之不報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在康濟時艱

單

安國復侍錄黃不下

春秋大法尤謹於此

安國以春秋入侍

安國少聖人為標的

志在康濟時艱

觀奉檜三上書留之不報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在康濟時艱

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

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

今強敵憑陵叛臣不思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

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倉生苟容

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會順浩薦朱勝非代已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

安國復侍錄黃不下

春秋大法尤謹於此

安國以春秋入侍

安國少聖人為標的

志在康濟時艱

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

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

今強敵憑陵叛臣不思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

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倉生苟容

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會順浩薦朱勝非代已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

安國風度

疑遠

儒者進退

合義

儒者以安

國戶煙為

首

松栢挺然

備秀

安國不能

知秦檜之

為相必從

天下

見中原淪沒常若痛切于身雖以罪去而愛君憂民之心遠而彌篤然風
度疑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故渡江以後儒者進退
合義以安國尹焞為首謝良佐嘗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屢死而
松栢挺然獨秀者也

張時泰曰

安國用人之意深矣易測哉書稱知人之難信矣秦檜以金撻
惟以言親敗人故高宗信其忠也然亦不能闕知其實自時厥後
兄文若乃巨姦之輔其出處已非正矣就使檜如文若亦何所取文若
之死漢室是亦天理終不可民安國豈能必檜如文若之死漢室哉噫
安國明於春秋而力言檜賢如此則知人信乎其難矣惜乎安國之賢
而不能知秦檜之姦固宜細
書法之異於翟汝文也

居正論秦檜

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示以不復用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檜善及檜
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酌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
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着衣嚼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
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

秦檜所陳
二策何如

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會出願浩
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
不可長乃罷檜相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
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基崇禮
入對語以是事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韓世忠大
敗劉忠子

斷陽

奕棋張欽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子于斷陽名縣忠走降于劉豫自時世忠移師長沙
與賊劉忠對壘相望奕棋張欽堅壁不動眾莫能測一日與蘇祐聯騎穿
賊營候者詞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
伏精兵與諸將援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軍中奪望樓植旗蓋傳
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

王倫還自金

發明

王倫還自金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
贊成和議者皆倫之所為也

王倫還自金

王倫還自金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

子羽慷慨有才略

江淮亦賴以安

荆湖自昔用武之國

恢復中原之漸

常熟王倫者故宰相里之族孫也俠邪無賴年四十餘尚與市井同以仕金和宋為得計而皆彼金之所殺可為姦叛之至戒矣是故宋金兩史皆立其傳蓋以其為二國之臣而痛斥之云

以王似為川陝宣撫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權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大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眾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普曲端為無辜任子羽玠開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

十二月罷胡廣宣撫使李綱繼初綱至潭時流民遺卒群聚為盜綱悉平之因上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不報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遂罷提舉崇福宮
金天會十一年○西遼康國七年○夏正德七年
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府帥百

官選拜二帝不受賀

劉子羽之師潰于饒風關吳玠走西原饒風關在漢中府西鄉縣東饒風關在漢中府西鄉縣東

子羽走三泉三泉縣名唐初折和州綿谷道三泉縣金撒離鳴逐人興元府而去時子羽聞

王彥敗亟命田成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玠自河池河池縣名今漢中府鳳縣華昌府徵

止渴撒離鳴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關玠軍弓弩亂

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繞出玠後

乘高以關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

大安軍之三泉縣撒離鳴遂入興元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

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曰

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軍亦負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

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築壘于

兵珍以昔柑遺敵

爾來何速

節使不可負待制

子羽敗師

潭毒山方成而金兵已至距營于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石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以餽餉不至亦引去子羽與玠出師掩其後擊敗之金人盡棄輜重而走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不意也不虞猶言不意也雖入三州而失不償得按史考

本欲由關陝取中原乃蓋喪關陝而歸賴得玠保蜀而已

二月以伯珠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環

三月李楨傳檄收復東京劉豫乞師于金金人救之及楨戰于牟駝岡

楨師敗績豫復陷永昌府後詔捕等班師遣楨以與金議和也

夏四月楊太木又名么蓋楚人偕號大聖天王詔統制王瓊會兵討之

六月岳飛大敗盜彭友于零都縣名屬虔州吉今吉平飛至虔賊彭

戰飛即馬上擒之餘黨退還固石洞飛遣死上疾馳登山賊潰皆降初帝以唯祐太后震驚之故密諭飛看

虔人繪像記飛

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脇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

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仁哉武穆之心

物如及諸掌豈止王業偏安一隅哉噫武穆不克令終者非天之毒於武穆也乃高宗自絕于天而不能全中興之美故也豈武穆之德愧於御曹而天不善其報歟然則武穆萬世血食而垂名五天地

垂名與天地同文

薄也烏可以一特爾爾計哉

九月岳飛免職時水旱不時及蘇湖地震侍御史辛炳論願浩過惡

遂罷願浩有膽略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之為重及其相也胡

安國對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焉

安國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讎為戒願浩不能用

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

甲寅四年金大會十一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府率百

官遣拜二帝不受賀

三月吳玠與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大敗之

兀朮撤離唱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玠以萬人守殺

金平以當其衝吳玠自武階踏人援昌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

玠瑋仙人關之捷

人關敵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搗政以撞竿破其梯以長矛刺之金軍分爲二元木陣于東韓常陣于西復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卒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甯遁玠遣統制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元木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兄弟推鋒破敵

綱目斷曰

是時虜兵深入期必取蜀向非玠之兄弟親履行陣推鋒破敵則蜀事去矣宜乎綱目書以予之也

吳玠功不在世忠下

綱以趙鼎參知政事○**綱**張浚還自閬州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浚至臨安中丞辛炳以宿憾率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綱**四月安置宣撫司參議劉子羽于白州白州今梧州府博白縣

綱果玠復鳳翔州○**綱**以牛勣兼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時楊

六即爲破後中原根

不即揚與劉豫連欲順流而下李成既降襄陽等六郡又欲自江西陸行

岳飛過江

趨湘與不會帝命飛爲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根本綱目作

岳飛行軍

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語趙鼎

岳飛行軍

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命飛渡江中流顧羣鶴曰飛不擒賊不

岳飛行軍

涉此江矣踰月破李成而復六郡襄漢悉平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

岳飛行軍

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綱目觀武穆之將畧其即趙充國諸葛孔明不足平矣然而卒死姦臣之手而不能成其志者天不欲祚宋也惜哉

岳飛行軍

綱秋八月以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鼎乃條奏便宜朱勝非忌而抑

岳飛行軍

之鼎上疏曰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

岳飛行軍

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成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

補天浴日之功

家高宗三十三

四十一

高宗此舉
可謂得人

一疏切中
時病

此亦納約
自備之說

楊末以趙
鼎為尚書

右僕射兼
知樞密院

事謝表
制下朝士
相慶

下矣伏望閣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高宗此舉可謂得人

矣觀夫趙樞密疏切中時病既嘗則冬上表夏葛切中時病夫以朱浚之得君尚不能

終君臣之好安知後日高宗不以待浚者而待已耶此亦納約自備之說

也其其○**詔取王安石追封舒王制毀之**從中聽問

楊太敗官軍于鼎江詔岳飛移兵代王瓚討之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

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

鼎將赴川陝陛辭時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寇淮報至舉朝震恐帝曰卿

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

綱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詔辭掾切世忠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

以生為遂濟師進屯揚州○**綱**召張浚于福州浚初浚至福州慮金齊必

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

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樛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

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更屈故

誓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將所可知也樛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

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關則其來路即朝

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為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綱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進至淮而還世忠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

敵騎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鳴鼓伏兵四起奮擊入馬俱斃遂擒捷不野

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敦等皆取勝捷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

必能成功祭政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

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綱世忠自虜寇再至精累勝之威惠陵中夏其勢甚銳世忠駐兵大

儀出奇設伏伐木為柵自斷歸路以為戰之不勝誓以必死

其忠若之心至矣由是勇兵皆往伏軍夾擊勇兵敗退追躡至淮則其

義勇之氣有以貫徹中興武功第一豈不誠

然哉使高宗委任之專不感群議則中興之業可運於掌惜乎不足以

此故也持謹而書之蓋亦深喜而亟予耳

高宗親御
金師

中興可建
於掌

世忠必能
成功

中興武功
第一

張德遠有
重望

來路即歸
韓世忠收
命人十大
儀

張德遠有
重望

趙丞相真敢為

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免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暴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更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自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帝以世忠捷奏至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遠來利在速戰遠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乃止及胡松年時遣松年詣江上會諸將進兵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有先見也

趙鼎有先見高宗北舉差強人意

用靜軒曰

高宗此舉差強人意宣九代之相威奮六師之勝氣為與臨宗朝則有趙鼎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忠臣也中國委靡之氣不於是而少伸哉春秋紀兵伐而善次以次為善救次于平江予之也此謂月持

此行舉措合人心喻于才之張浚盡忠竭節

此舉深合乎義忠君徇國之念

六月詔暴劉豫罪逆于六師自豫僭立朝廷以金故至名焉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厲六師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鎮江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于才喻于才之字之功也詔拜浚樞密以其盡忠竭節喻于中外浚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趙鼎兀術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勗救之金師引去畢追敗之岳飛此舉深合乎義特書喜之所以表其忠君徇國之念也金師渡淮北歸時趙鼎屯泗州兀術竹箠鎮為韓世忠所扼以善幣約戰世忠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橋名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術曰張樞密鎮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術色變遂有謀

張樞密已到鎮江

趙鼎直宰相
天使佐朕
中興

朝廷以東
南為根本

六朝祿有
江左

歸之志會兩寧金魏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憤乃夜引
師還元木等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
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
何力之有帝語張浚曰趙鼎直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
趙鼎奏金人雖逃歸尤當博採群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議攻戰備禦
措置緩懷之方提舉洞霄宮李綱上疏曰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
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
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脩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
者又謂敵人既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
視淪陷不務恢復唯宜於防守既固兵收既附之後即議攻討斯為得計
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江
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也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

守備之宜
莫大於是

攻戰之利
莫大於是

措置緩懷
所當先

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
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攻戰之利分責諸路
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逆臣
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里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
之所今舊都未復莫如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勅營壁粗
成規模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緩懷之略則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
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疆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鷙必有願為
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所
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
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
斯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
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

用人如用

李綱論退

此最上策

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青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閔陝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京西失矣萬一有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軍馬備器械時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侯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景之深知我必報雖卑辭厚幣屈休以求之其不推

誠以見信決矣哭幣禮物所費不貲使帑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帝賜詔褒諭之而不能用

張時泰曰

退夫回紇憚郭汾陽不克戰而還金虜憚張魏公不交兵而素故也然高宗既有諸賢之助則復讐之功可以立就夫何擇善不精遂使賊否混淆中無定見况夫李綱一疏懇切詳盡實萬全之妙策高宗賜詔褒諭而不能用所謂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者也夫金帥方即為自足何其器小而易盈也噫德遠人望不異于子儀而成功之不逮者得君之異也

乙卯五年 金熙宗重天會十三年○西春正月朔日食帝在平江府

李綱萬之妙策不異子儀

退

此後相得
甚勝
趙鼎張俊
同相
擬宋以張
凌趙鼎為
尚書左右
僕射無知
樞密院事
謝表
作大廟子
臨安
高宗亦成
王之仁

綱召張浚還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太平張浚屯

綱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是時

綱作太廟于臨安從禮部員外郎張浚之請也侍御史張致遠及殿中

綱三月張浚視師潭州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湖上

綱夏四月封周後柴叔夏為崇義

綱上皇幸于金地遺言欲歸葬內 鑿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

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

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

向泣血撰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焉

洪皓撰文

史臣斷曰徽宗之失國也特以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俾

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及童貫用事又進兵動遠給餉速亂遂致

國破身辱豈得諉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喪志縱欲敗度鮮不亡者徽

宗特甚焉爾

丁南湖曰朱弁欲請徽宗之制服固不如司馬朴之果決矣然弁寧不

與張邵洪皓並皆匹夫休蘇武有殺身成仁之志者也其祭徽宗之文弁

有曰嘆馬角之末生魂消雪宮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若皓作則何

史氏之失錄焉

綱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揚時卒年八十三 鑿自帝南幸時奉祠優游林泉

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至

是卒從彥南劍人南劍州名今屬惠州府 初為博羅主簿博羅縣名今屬惠州府 聞時得程氏

之學慨然慕之時為蕭山令蕭山縣名今屬紹興府 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三日即驚

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

時行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楊時號龜山 士之游其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者仲素一

人

靜中看言
怒哀笑未
變二氣未

學問不在
多言

延平充養
完粹
自然中有
成法

仕

龜山淮退
之機無愧
龜山碩德
鉅儒
舍蘇合而
取

胡寅使

其門人李侗最著侗初從從學從好靜坐侗退入室中

亦靜坐從步今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侗

於天下之理諛攝洞貫以次融釋從步甚重之侗卒業退居山中謝絕世

故凡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直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問之

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學

者稱為延平先生延平府名屬福建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資稟勁特氣節豪

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

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者及其酬酢

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張時泰曰揚時受道羅氏得其正宗事君

也迨至奉祠致政優游林泉日以著書講學為事而進退之機庶乎無所

愧矣故綱曰卒而其官以予之也中興之際果能如商之高宗置此大儒於左右以資啓沃則

其德業必不止此也渡江以來於龜山碩德鉅儒則舍之

開散於黃注險別小人則置諸宰輔是誠舍蘇合而取蠅轉也不亦陋

哉嗚呼龜山不得商之高宗而遇宋之高宗其亦命也夫

五月何辭如金通問二帝中書舍人胡寅乞罷許之寅上疏言女直驚

動凌寢戕伐定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離也自建炎至紹興

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

二帝之面得女直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未

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女直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

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生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

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

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倘使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

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及張浚自潭州還言使事兵家機權後

將闕地復土終歸于和未可遽絕也帝遂遣蘇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封瑗為建國公就學資善堂繼時趙鼎請名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

之表志

能復張浚

之表志

之表志

之表志

之表志

之表志

吾

二人名德
老成
二人極天
下之選
社稷得人
中興基業
在是

命建國公就堂聽講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
二人皆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岳飛嘗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
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

相業莫先
于定國本
分德
宗克成

張時泰曰相業莫先於定國本定國本莫先於教太子教太子非碩德
然孝宗之克成令德亦天
之不爽報于太祖者也
丁南湖曰范冲為祖禹之子故史義正直以神聖實錄著朱震接周
燕守道實儒林冠冕也孝宗師之厥後內孝於繼父外息于金寇而英
毅聰明卓為南渡諸帝稱首然則高宗教子之功趙鼎薦賢之力誠謂
君臣兩
全矣

岳飛洞庭
之捷

綱行統元曆常州布衣陳○**綱**六月岳飛大破楊么于洞庭么死湖湘平
飛受命討么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爾乃
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遂降
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附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欲復

岳節使號
令如山

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附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欲復

飛袖小圖
示凌
八日可破
賊
八日而捷
岳侯神筭
謀筭出人
意表
武穆惠孝
素限于心
古名將不
能過

道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席益疑飛玩寇欲以上聞凌
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乃止黃佐襲周倫皆殺之飛
表遷武功大夫會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
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因敵將攻敵
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是以易也浚許之會黃佐招楊欽全琮劉詵等降
夜掩賊營不枝窮赴水死盡平之果八日而捷書至潭州張浚嘆曰岳侯
神筭也初不恃其險官軍自陸路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犯我者
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云

中興將以
武穆為首
稱

綱十月張浚還自潭州**綱**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荊襄以圖中原乃自鄂
周靜軒曰觀飛之神謀聖筭誠有出人之意表者以八日而破累年之
其功為何如哉書以仔之宜也
張時泰曰武穆為將主之以信義輔之以籌畧加之以勇敢又况忠孝
過焉君子論南渡中興之適當以武穆為首稱

綱行統元曆
綱六月岳飛大破楊么于洞庭么死湖湘平

帝賜詔趣歸及至勞問曰卿身行其勞群

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

帝嘉嘆置之坐隅十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為

崇政殿說書自初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

門人昇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

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拜受之

因止於涪涪順遠關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仲舉以自代

張時表曰和靖至是無復仕進之心矣觀其堅拒劉豫之聘若垂勝之

之舉怡然就道何其能審出處之若是也噫中之此舉一則不昧和靖

之賢一則王成高宗之德可謂一舉而兩得矣若中者其賢乎哉

鑑以李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知洪州張浚薦其忠也

綱丙辰六年金天會十四年西遼感天后蕭氏咸清元年春二月韓世忠圍淮陽軍金

兀朮救之世忠還綱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引軍渡淮至城下為其所圍

奮戈潰圍而出還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兀朮引兵至世忠求援於

張俊俊忌之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

公也敵薄陣殺其道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遣趙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

以萬計綱三月以韓世忠為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屯楚州岳飛為

京西湖北路宣撫副使屯鄂州張浚每稱二人可倚以大事故並命之世

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室將士有怯戰

者世忠遺以巾幗巾上覆髮如帕之類故人人奮勵撫集流散通商惠工

山陽山陽縣屬海安府遂為重鎮焉綱夏六月張浚撫師淮上命劉光世進屯

廬州岳飛進屯襄陽楊沂中進屯泗州浚命飛以圖中原且謂飛曰此君

素志也飛扶母視還廬山累表乞終喪詔不許

綱七月以陳公輔為左司諫綱公輔召還為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

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

詭言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

賊

立陣前

二人可倚

大事

山陽遂為

重鎮

岳飛屯襄

陽以圖中

原

此君素志

陳公輔論

王安石何

如

史漢為世龜鑑

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

陳公輔不負諫職

建康為中興根本

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揚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大，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發明：書以陳公輔為左司諫，而分注備載其所以進之言，則其不負是職，亦可見矣。

八月，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昶副之，並奏決尚書省樞密院事。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中興根本。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繫中原之心，請即幸之以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有南寇之志，趙鼎建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秦檜、孟昶留守，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又以張浚薦，授禮泉觀使，至是漸用事。

張時表曰：秦檜包藏禍心，不露形迹，至高宗詰之，而語塞，然後乃知其奸也。於是擄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可謂中興之幸矣。彼朝

岳飛措畫甚大

岳飛請進兵恢復中原

趙鼎所以為憂

堂之榜浚豈不見秦檜之奸，浚豈不知芻主和議者檜之奸，謀排和議者浚之素志，今欲恢復而薦主和議之奸臣，是猶抱薪救火，惡能致其撲滅哉。雖然，君子不可獨罪浚也。高宗于檜擄其罪，曰：示不復用，今也榜墨未乾，若信遂失厥後，武穆之死，人徒知秦檜殺之，而不知高宗張浚殺之也。君子識武穆之獄，當自高宗張浚而後秦檜，則庶乎其當矣。

岳飛復蔡州，自飛累戰皆捷，遣牛革復鎮汝軍，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偽齊李成、孔彥舟連戰，至蔡州，克其城。

九月，帝如平江。岳飛使王貴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

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玘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玘于藕塘，追麟至南壽春而還。時張浚屯盱眙，楊沂中屯泗州，韓世忠屯楚州，岳飛屯鄂州，劉光世屯廬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張浚與楊沂中合以保合肥。帝慮浚、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

張浚保淮

南

張浚保淮

南

張浚識高

慮

將軍銳

不可當

趙鼎抑呂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而手札付浚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令浚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時光世已捨廬州而退浚即星馳至采石遣人諭甚密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駐廬江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猷至藕塘沂中擊大破之猷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即與精騎遁去麟在順昌聞猷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勝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北方大恐按史麟上曰克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綱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

趙鼎罷歸初張浚治師江上遣呂社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趙鼎

謂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社也既而浚因請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社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侯浚還議之及浚還朝鼎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進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鼎言擒劉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為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復尊程氏之學一時學者皆聚於朝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戒訪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

許浩曰張浚治師江上以御劉豫遣呂社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

浚聞不樂因請事語意微侵鼎時鼎在內浚在外也自他人處

擬宋賜趙

一紙賜鼎

欲卿共由

斯道

擬宋賜趙

一紙賜鼎

欲卿共由

賜尚書一
四字謝表

浸不自負
相負

高宗

陳公輔乞
禁程氏之
學

此伊川之
文行

士大夫宜
以孔孟為
師

高宗不知
尊伊川

之必將熾發浸短日夕浸潤以圖去之焉有是心道臣豈能勝近臣哉
浸去必矣而此乃曰今浸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浸當留臣當去可見其
所謀為國而非以已故矣賜心為國浸奚得而憾之浸心亦為國也為
國謀而所謀見抑宜憾之矣然亦為國事而憾而非以已憾也故他日
罷相而力薦此則可見矣賜初讓浸而浸薦此浸不自負乎賜也他日高
宗欲竄浸賴賜力爭而免是賜不負浸矣浸不自相負其皆負高宗
乎浸賜不負高宗而高宗負之使二人之才不得盡展而自墮其中與
之業可惜也夫

綱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從之曰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

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其兼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

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

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

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

稱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張時表曰高宗不知尊孔孟而不知尊伊川非理勢乎正使孔孟在當
之于伊川非不欲以孔孟之徒待之但無擇善固執之功所以以邪為
正以正為邪適為君德之累公輔能禁伊川之學于當時其能禁于後

世乎公輔前詆安石之邪今詆伊川之正然則邪者固所當禁而正者
豈所當禁乎耶嗚呼伊川之學雖不見尊於當時而後世學孔孟者必
自伊川始

南湖曰君子而不仁信矣乎嘗觀朱勛平江人也陳公輔為平江教
授公輔絕不與交勳有兄喪諸生欲往吊公輔不許既又劾
蔡京王黼之黨論吳敏李綱之際辨安石學術之害是誠君子矣然因
忌尹焞而斥程子之學是謂不仁也惜哉

東了凡曰東紹興間張忠獻公為相不主伊洛之學一時諫官陳公輔
奏謂程頤之學專宗中庸以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而時中頤之所
得也近世小人慕之遂變中庸易服互相汲引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非
學之謬乃學者之罪也
此論特公在忠獻客也

丁巳七年金天會十五年○西遼滅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府

何鮮還自金始聞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崩帝成服百官上表請遵以

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致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

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

梓宮者天子之喪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

本墨臨戎
化天下
天子之孝
不與士庶
同

梓宮者天子之喪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

天下之民帝乃命凌草詔告諭群臣外朝勉從所請以日易月宮中仍行三年之喪

二月以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如金王倫陸辭帝命謂捷頓曰河南之地

三月以岳飛為河北京西宣撫使進拜太尉特韓世忠張俊皆久貴立功而

飛少事俊為列將一旦拔起爵位與齊俊深忌之始與之有隙矣○綱三

月送軍軍知皇后章氏為皇太后○綱四劉光世免張浚命吊其節制其軍

監京湖宣撫使岳飛乞終喪制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先是飛

見帝數論恢復之略且上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

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使則提兵趨京洛

據河陽縣名陝府即陝州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

棄汴而走河北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

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

厚

張揚豈能御此軍

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言於帝請召飛詣都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

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命吊社以督府察謀領之何如飛曰德與

郾城素不相下一旦偃之在上則必爭出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眾浚

曰張俊揚沂中何如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

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然曰輒首非怒色也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

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重為念哉與浚許即日章乞解

兵柄終毋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庶幾莫則浚怒奏飛積慮在於

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以都督府察議張宗元擢其判官

監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貶知永州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

行聞陳公輔乞禁程氏之學上疏曰孔孟之學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

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學是入室而

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願關中有張載皆以

孔子學自願兄弟發明孔子至而至

四人道德名世

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望加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韓氏仍詔館閣哀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故貶

丁南湖曰

宗孔孟闢荀揚此程氏之所以傳道統也胡安國臨乞加之頗知聖道矣荀揚則孔孟之罪人也而豈程氏之比哉嗚呼安國且不

知程氏之真矣何怪乎公輔等之妄言而高宗之誤聽也

萬全之效可必

岳飛請用光武故事

呂止死節

言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以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都上游用光武故事親帥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自淮西副統制鄧瓊以眾叛降于劉豫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死之時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統劉光世軍令瓊副之瓊與德不相下列狀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祉密奏乞罷瓊兵柄書吏漏語于瓊瓊怒遂叛時有得祉括髮之帛

武穆過人

又以前純徽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

生聞

不巳然則鄧瓊之叛呂祉致之也呂祉之死鄧瓊之叛張浚不聽飛言所致也然則當國君子烏可不以公道而處已待人哉故曰公生明偏

張浚悔不用飛言

九月詔張浚屯廬州岳飛屯江州鄧瓊叛張浚始悔不用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

割股納書

曰汝非吾軍人張斌即吾先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也謀翼殺死即詭服乃作蠟書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割股納書戒勿泄謀還書示兀木兀木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四太子謂兀木也

綱張浚免罷都督府

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耻之大反覆再三帝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勵精克己戒飭宮

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鄧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浚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

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

張時泰曰張浚引咎求去可謂勇於自責者也昔也薦檜今則排之昔也仇鼎今則薦之何其暗于昔而明于今也

綱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廣義前載張浚薦趙鼎繼足以及見高宗聽言之美

綱十月安置張浚于永州鑑浚既去言者論之不已帝欲遠竄浚趙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鼎

復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倘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敢復言者此事自閔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檜憾浚不出一語帝意

鮮遂以秘書少監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周靜軒曰高宗始為任張浚不為不專終焉疑張浚不為不甚皆無知蔡專任張浚度諛言不入卒收成功然則高宗亦不逮憲宗遠甚矣安有欲成大事者而以浮言疑賢者哉

高宗不逮
憲宗
一語
奏檢不出
朝廷
此事自閔
相掩
功過自不
之美
高宗聽言
表
樞密使謝
平章事兼
左僕射同
鼎為尚書
擬宋以趙
自責
張浚勇王

閔

綱月以尹焞為崇政殿說書繼初焞承召命以疾辭不行乃令漕臣奉詔親遣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

遂不至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城外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趣召入見故

故有是命

綱斷曰和靖得伊川之易傳信矣觀其出處可以知其善用乎易也彼民之六四周公繫之曰良其身無咎蓋言時止則止故無咎也非在

進是有見幾之美故來則有譽也非應聘之義乎嗚呼和靖深得於易固為賢矣若范仲力薦和靖不賢而能之乎然則高宗能用和靖非和

靖之幸實高宗之幸也

丁南湖曰和靖之善學易不特是也策誅黨人而不復應舉易之儉德而不拜朝善易之不易乎世也莊敬誠實而不欺闇室易之敬以直內

也聞攻程氏之學而不進易之見幾而作也力拒劉豫之命而不辱易之不惡而嚴也故程子許其死而不失其正張浚稱其所養有大過人惜其在經筵少開悟之功對張浚止好善之語大抵持守有餘而格致未到王一功多而窮理功少故耳

和靖得伊川之易傳
和靖善用易
易

韓岳請伐金收中原
綱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為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韓世忠岳飛請伐金收復中原不報

綱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及河

綱戊午八年金天眷元年○西遼咸平三年○夏大德四年春正月朔帝在建康府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都會以經理中原張守節留守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謂吳

安國著春秋以成志

擬宋胡安國進春秋傳表

先聖筆削之書春秋傳心之要典

聖人之旨又謂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朕置之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遍

又曰頃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不必甚留意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盡其性情發其私日朕自以學書為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

許浩曰南宋遺國多難父兄比遷問閩江南尚存社稷在離之六五出翰題率二十四日讀春秋一遍若將鑒之而欲行之則春秋之義莫大於復仇而高宗視夫不共戴天之讐不少動心而食稻衣錦自若亦果何所取乎又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而自以學書賢于他好是誠賢于彼也然人當以堯舜為法何至此而自恕耶夫讀書帝王之美事也而高宗之讀徒然斲精神而不能措諸事而於吾夫子雖多亦奚以為之訓有違吾故著之

周靜軒曰春秋孔子之刑書示百王之大法寓褒貶之至公安國潛心天下國家之良規也所謂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且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之意耳雖然安國春秋之傳蓋為高宗而作也使其讀此能知大義復讐攘狄詎可北面而事虜哉惜其蔽網已深終莫能悟也

帝定都臨安即今杭州發明高宗至是誠無意于中原矣苟有志于中原者不都川陝則都荆襄不都建康則都維揚今而

胡傳為高

治天下

王之法

春秋示百

美事

春秋孔子

之刑書

春秋示百

美事

春秋孔子

宗而作
帝定都臨
安
高宗無意
中原
臨安非用
武之地

趙鼎言
可大任
晏敦復有
憂色

擬宋賜衍
聖公孔珩
衢州田謝
表
振意不在
大中

丞相當自
爲之就

定都臨安僻在海隅初非用武之地則栖栖然苟安之意見矣

綱三月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再薦檜因憾之及鼎再相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相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

丁南湖曰按秦檜欲與敦復共成和議使所規諭之曰國公巨夕可至而敦復獨憂之是即張九齡之先識李林甫也况檜既相即引身求退閑居數年乃卒蓋匡國之忠保身之智可謂兩全矣其爲晏殊曾孫程頤弟子豈不有光而無忝耶

綱五月王倫偕金使來時金議以河南○監六月賜衍聖公孔珩衢州田田凡五頃時珩寓于衢○綱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

以奉先聖祠事衢州今陞府屬浙江道○綱大中與趙鼎不立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爲侍御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

張致遠不
書黃
以子誣出
二佳士
趙鼎一揖
而去
趙鼎於國
有大功

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久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固爲之辯帝欲併逐固弟奏子諲雖無罪而固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誣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顧問曰固知致遠必繳駁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檜乃出鼎

知紹興府秦檜宰執餞之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自再相無所施爲或以爲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癘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

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綱以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先是宰相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

下决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帝許之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復進前說知帝意不同遂排趙鼎劉大中而一意議和然猶以群臣爲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曷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

相公爲天下大計

大喜即擢如淵勅異議者卒成檜志按宋史自建炎以來無歲不遣使頭去尊號奉其正朔比于藩

君臣之分

已定
二事使者
大指

世忠諫和

金以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來歸河南陝西之地初王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三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及金使張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韓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

向子諱不

丁南湖曰

向子諱不初漕淮南時張邦昌偽詔至獨武尉徐端蓋不拜而童諫屈已和戎之耻是責人既明而然已不昏可謂聖賢之徒矣按子

諱乃敏中之玄孫也諱曰繼其祖武治若人之謂乎

曾開不章

國書

儒者所爭

在義

曾開引古

誼以折泰

檢

公自取大

名而去

李綱料虜

邀求有五

曾開不章國書儒者所爭在義曾開引古誼以折泰檢公自取大名而去李綱料虜邀求有五也

詔群臣議和金得失禮部侍郎曾開等草國書辨視體製非是論之不聽請罷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故以待開曰簡有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開又請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知濟國事耳然猶慮詳言也乃詔侍從臺諫詳奏得失於是從官晏敦復尹焞朱松朱子之父等皆極言不可和李綱亦上疏曰朝廷使王倫使金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其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號令三也必求我賂贖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

從一則大

事六

胡銓抗疏

極言和議

之非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胡銓

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友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

邀求可無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

狎邪小人而并無賴項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今者

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也是欲劉豫我也夫天下

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

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

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社社衣襟也朝廷宰執盡為陪臣

天下士大夫皆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

無禮如劉豫也哉如劉豫既立為帝而又廢之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

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嗾陛

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

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

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王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

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

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今萬口

一譚皆欲食倫之肉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

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夷雅之

資檜不能致君於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謂晉高祖石敬瑭也借契丹

以界之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政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

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

若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御侮耶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

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葦街葦街在長安城

之鴻臚館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

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東海而死不肯帝秦曰連有路寧能處小朝

了九綱

宋高宗三十三

五九

王倫

胡銓

胡銓

皇師古鏡
其書于木
金人募之
千金
剛中啓事
賀胡銓
真三代以
上人物
可與日月
爭光
中興奏議
第一
二公忠誠
貫金石
凌水霜

廷求活邪書上連貶竄初除名編管韶州後迫于宜興縣名今屬常州府進士果
師古鏡其書于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啟事賀銓之謫二人俱
被謫皆死焉是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爾
他日何所不至耶

謝枋得曰

胡澹菴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朱文公謂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爲第一

張時泰曰

嗚呼李胡二公之疏真可謂忠誠貫金石節義凌水霜者也

袁了凡曰

胡忠簡公論王倫秦檜劄子並出范公瘡筆而忠簡以爲公序云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所以奮筆而不辭知其必墮危禍而不忍及其親朋友之厚德又公所以寧歿世而弗敢忘也

王庶乞免
簽書和議
文字
王庶乞免
來去
王庶七疏

綱王庶罷曰庶論虜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檜大恨之庶因乞
爲功紕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邪檜大恨庶
因乞免簽書和議文字且累疏求去遂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丁南湖曰

王庶論虜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檜大恨之庶因乞免知潭州彼句龍如淵乃劾其欺君罔上胡文淵乃劾其欺

監作慈寧宮

以皇太后章氏將還命作宮以待之

文喆曰

乃上穿開悔過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

張俊諫和
議之非

圖戰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俊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虜
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頃我國家蓋非可結以信義者陛下積意兵政將
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大小將帥孰不解體昔楚懷王入覲於
秦一往不返逮今千載爲之痛心漢高祖知項羽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

陵

地名在陳州城西北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爲今之戒矣前後凡二十疏皆不報

岳飛

在鄂州亦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

唾手燕雲

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秦檜

二事足爲
今戒
岳飛力陳
和議之非

吳璘愧不
能宣國威

如圭書責
秦檜主和
之非

非御不聞
此言

尹焞固辭
不拜

尹焞各問
淵源

尹焞可以
繼震

益怒遂成雙隙和議成則加爵賞飛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命吳璘
在熙州其幕客擬為賀表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
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得罪稱謝可也

綱遣判大宗正事王偃首兵部侍郎張壽詣河南脩奉陵寢自初史館校
勘范如圭以秦檜力建和議用書書檜曲學倍師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

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功
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

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王偃等往檜以
如圭不先白已益怒如圭遂謂告去

綱以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固辭不拜先是資善堂甥善朱震疾亟
薦焞自代帝慘然曰楊時物故物故謂死也言其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

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乃有是命焞以和議為非不拜

和靖清風
高節

以吳玠為
四川宣撫
使

不以身計
謀國家
置桂到老
愈鍊

張時泰曰任所以行世道也和議一成則和靖之道不可行矣道既不行
表利靖之清風高節也荷歛休哉

綱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自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決
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
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掖受
命○綱三月王倫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之地

綱四月罷權吏部尚書兼叅議自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已之非秦檜使
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兩府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
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

綱五月鄜延副將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世輔之先緩德青澗人自
檢父子雖嘗事齊每相泣恨不得歸宋齊用世輔知同州嘗得聞生擒撒
離喝欲歸朝金兵未追縱之而奔西夏其家屬三百口皆被戮于是乞兵
于夏以復仇欲取陝西五路與夏既出則知陝西已
還宋乃卻夏兵揭榜招兵擒害其父母者斬之遂歸

牆牆皆廢
言
吳玠用兵
本孫興

吳玠忘身
殉國
屹然兩川
保障
中賢以未
賢將

萬世不可
忘此賊

鑑六月四川宣撫使吳玠卒年四十七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
久墻牆皆旌言也用兵本孫興務遠略不求近小利御下嚴而有恩虛心
請受雖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不以親故權貴
撓之自富軍之敗金人專意圖蜀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及卒西人思
之為作廟以奉焉

兩靜軒曰吳玠忘身殉國百戰禦金屹然為兩川之保障忠君憂國死
而不渝自中興以來若玠者誠可謂之賢將也卒而書爵豈
過乎乎

丁南湖曰史稱吳玠與弟璘智勇忠實戮力協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
至論也但玠晚節荒淫璘多喪敗為可惜矣璘之子挺戰功屢立克有
父風而其孫職履宗於謀叛
豈非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耶

鑑王儀遣自河南貶兵部侍郎張壽知成都府先是壽遠奏曰金人之禍
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讐也因極言必不可恃和盟而
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壽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

秦檜患之遂貶

直氣吐而
星斗寒

廉蔣觀壽所奏之言所謂直氣吐而星斗寒也高
宗寧不為之動心欽其不亡者特幸焉已

綱秋七月以胡世將為四川宣撫副使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
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
冀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爾軍事一無改果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
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

鑑東京留守王倫如金金人執之是時兀朮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
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諭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
會孟庚至汴倫即解番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會撻懶及金人執之

綱冬十二月李光罷日光初謂可因和為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
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
撤檜惡之光復折檜於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美國權

誠心共濟
國事

宋高宗三十二年
六十二
懷姙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

張時泰曰

張凌之薦秦檜而後排之李光世之署和榜而後非之是二人者正猶延盜入室而戒其取貨也悔何及哉



